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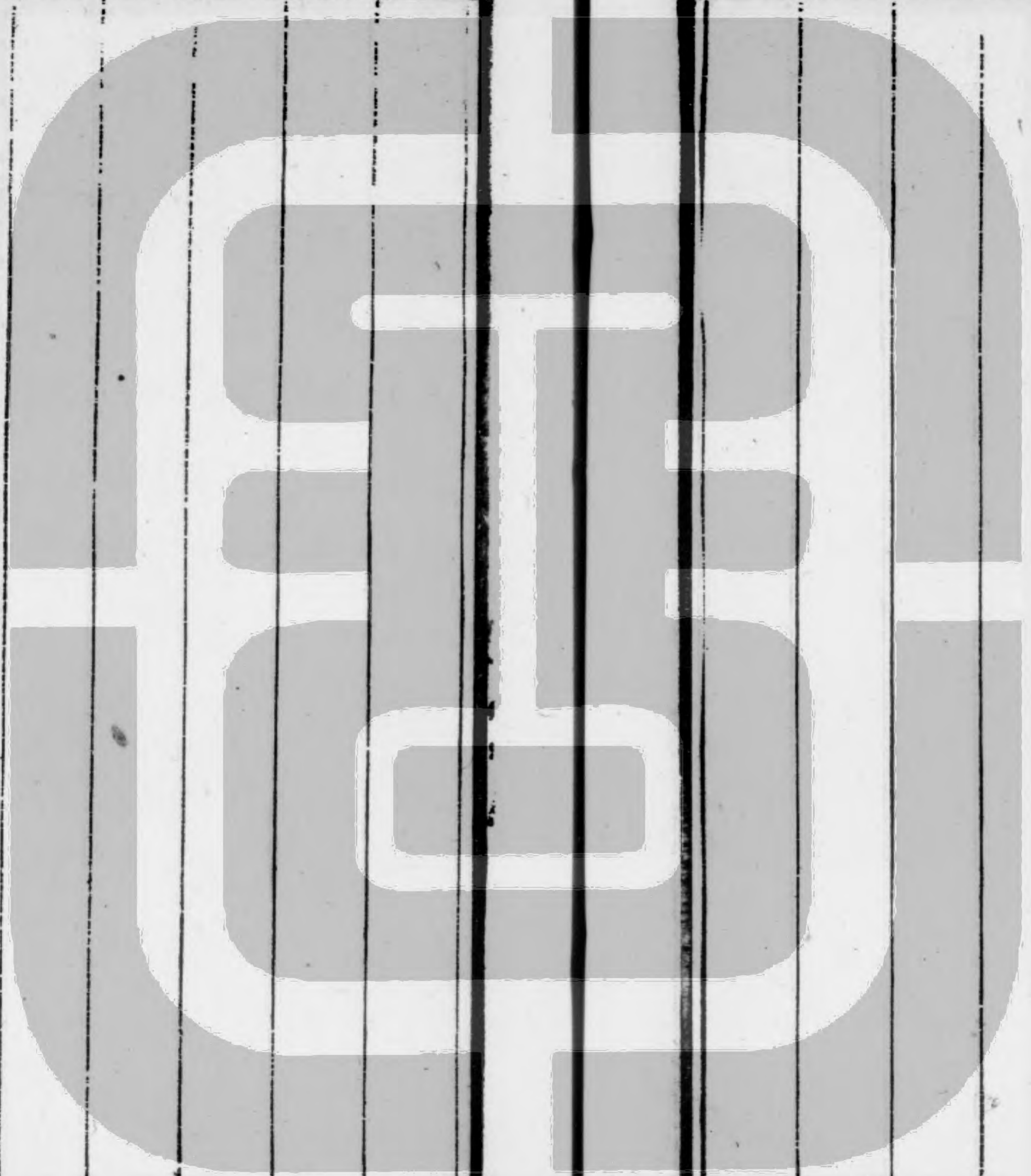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

卷

勅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炎興下帙五十一

起紹興二年五月一日庚申盡九月七日甲子

五月一日庚申朔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權邦彥自朝議大夫兵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給事程禹不書黃具其謬繳駁之不聽

三日壬戌呂頤浩以都督之職出北關門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南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有恢復中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師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置忠銳將十將偕行是日出北關門百官班送焉

霍明棄郢州走李橫以李簡知郢州遂還襄陽府 郢州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五十一

力志官

糧盡李橫圍城不退城外麥方熟悉為李橫所得又城門盡閉城中乏水橫攻益急郢城西壁不受敵故兵不乃石崖號為石城下即漢江漢江獨有舟船唯西壁不受敵故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眾數百泛船順流而去翌日橫覺之追已無及矣遂別以李簡知郢州橫乃退兵襄陽

曹成以其眾降于韓世忠 初曹成據道州以兵守莫邪關岳飛遣前軍張憲攻關有郭進者趨勇有膂力每以火飯不飽為言乃自製大馬杓郭進每隨憲執馬槍莫邪之無忤意軍中呼為大馬杓郭進每隨憲執馬槍莫邪之役進與旗頭二人先登攻關賊頭拒關憲揮進搶先殺賊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俄報郭進已得關為第一功飛喜之解金帶束并隨行銀從 賞之仍補秉

義郎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卸甲以所虜婦人佐酒恣飲賊黨揚再興率眾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却順夫為再興斫折一臂而死飛怒盡誅其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撞軍統制王經前軍統制張憲皆到掩殺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再興屢敗率騎走廣西韓世忠以成屢敗北乃命董牧往招之成以其眾降有郝政者獨不從率眾走沅州戴白巾稱為成報讎謂之白頭巾郝政後歸于張憲再興逃至靜江界中官軍追及跳入深澗中官軍欲殺之再興曰我是好漢當執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再興解其縛曰我與汝是鄉人汝好漢也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

呂頤浩至鎮江府丹徒前軍反 呂頤浩至丹徒前軍趙

延壽反劉光世命王德王世忠追至建平縣殺之

六月一日庚寅朔李橫殺馬友于潭州 韓世忠時至潭州李橫遂有殺馬友之意是時友為湖南兵馬副總管橫為統制因友詣天慶觀朝拜回襲殺于市友之眾欲遁走世忠圍之橫遂降盡併其眾友押字如市字果死于市友在潭州措置酒法言不造酒祇收稅酒錢城外許造酒不許賣城裏不許造若酒入城則許升斗收稅至今利之

十三日壬寅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劉光世父延慶靖康間在京城受圍閉城陷延慶斬關奪萬勝門出死亂兵中光世不知父存亡多以金寶遣人詣偽境尋訪五月有客人自偽境來得其父之骸骨其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乃云以其骨雜在甘草把

中故偽境官司不能盡稽察或勸光世割皮滴血以試聽其骨若滲血入骨中即其父骨也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以軍事付幕府上章力請終喪不許奪哀起復至是以捍蔽京口經理淮壩功加寧國一鎮節制曰數推巨敵累奏膚功不移寧武之舊邦更蒞宣城之名鎮特受寧武寧國軍節度使

韓世忠為太尉武成威德軍節度使岳飛為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李橫李道率兵犯德安府 初李橫圍鄂州霍明縋城而奔往復州明在鄂州也常與德安陳規通書問規藉其通船路也橫以為明走投規故有德安之心乃申朝廷謂陳規以德安府順蕃遂會隨州李道兵來犯德安府規登城請與橫相見規以好語謂之且申和好仍送米

百石并油醬之類橫受之規請解兵橫曰襄陽之兵已到矣無可議遂告天橫為攻具先是趙彪為桑仲所敗乃投于規至是橫使人呼至城下曰趙彪與我約欲獻門一座何不速獻門邪規疑之遂殺彪

王彥為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德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李道為鄧隨郢州鎮撫使知鄧州

七月呂頤浩班師 呂熙浩之出師也方至常州前軍趙延壽以本將兵反于丹徒至鎮江府聞桑仲被霍明所殺頤浩不能師又病寒熱乃歸行在

五日癸未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朱勝非知紹興府以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召赴行在所勝非力乞守越且出外祠皆不許勝非同都督呂頤浩薦其才也會言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謂非所宜

任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除朱勝非同都督蓋為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調護于內使勤王之師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必能為朕克濟事功上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怒其朋黨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勝非惶懼亦上會稽印走旁郡牢辭不就職勝非嘗曰宰相權位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中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奸人居此位立功業托名濟世將何以處之辭至數十卒不受兩詔不許詔曰禮人不愆縱多言而奚恤君臣無間于大體以何傷

韓世忠大破劉忠于岳州伏龍岡 劉忠為韓世忠所敗以數百人走潭州白面山復聚眾走淮西

蘄黃州鎮撫使孔彥舟叛歸于劉豫 孔彥舟為蘄黃州鎮撫使也劉豫僭偽即令刷彥舟親屬因得其母妻及

子共三人賜第處之厚給以祿忽一日有客人自南界問之乃云姓盧是彥舟之親舅境上以聞彥舟使人迎之果其舅也彥舟以家人之禮厚待之軍中呼為虜舅具言彥舟親屬之故彥舟曰何以實之虜舅出劉豫之札彥舟遂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同知樞密院事彥舟在東平府與邦彥有隙而邦彥用事彥舟疑圖已遂反出左右婦人皆嫁之送官員入山寺中恐為行軍所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無負朝廷之心所以反者蓋疑權邦彥也捶胸至腫唯携所寵宗女趙氏去至光州界并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豫豫待之厚其將陳彥明者率餘衆詣知江州劉紹先降

八月金人遣王倫歸

朱勝非為侍讀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先除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故安國繳上之乃除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督勝非既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自內批云位之樞密院事之上仍舊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經筵實預國論初見上謂卿前日責降非朕意也卿當能亮之存勞優渥恩寵冠一時然後人知上之卒欲相勝非也

十八日乙巳李橫攻德安府不克退兵歸襄陽 李橫自

六月圍德安府未嘗攻城 之西北

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以天橋臨城之西北角樓規在城上率軍民禦之填壕不實而天橋陷不可進規以六十人持大槍自兩門出縱燒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候忽皆盡橫亦自焚砲座翌日黎明橫已退兵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圍城兩月中並無爭戰亦無相傷唯

有一將背城而坐胡床看造天橋規問有能殺賊者乎有牢城兵士申金請行許之金滿飲卮酒橫槍下城潛身于城壕中壕岍稍高金在壕中行約至賊所即橫槍上岍揮而刺之洞胸而卒金復跳身入壕涉水而過城上皆鼓噪規大喜之借金承信郎

二十七日甲寅尚書右僕射秦檜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先是呂頤浩薦朱勝非秦檜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檜之奸上亦覺悟于是檜結黨欲傾頤浩一日上忽遣使于宓禮處取秦檜麻制宓禮在翰林初未承詞頭莫知所以俄遣一中使來催宓禮不得已赴殿側祇候奏請詞頭上召宓禮親諭之曰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又言若使臣為宰相可使聳動天下宓禮請御筆札院上乃索紙寫付宓禮

宓禮退因默省其文而不覺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足迹未到院而麻制已成遂罷秦檜宰相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職

彗星見赦

李勃詐稱徐王伏誅 李勃夔州人也詐稱皇弟徐王州郡迎赴行在送大理寺鞫勘得實斬于市

九月七日甲子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于新進懷老臣之往効曷若登庸于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過策卒銷阻于兇謀翊簾帷之政而人靡間言旋復還于明辟復比之謝安心繫于蒼生裴度

威行于河朔皆上授旨也

孟庾還行在

撫諭川陝諸路官軍吏民 敕成都府利州夔州潼川府
郾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路官吏軍民人等秦據成臯
蜀稱沃壑百年無事但知耕耨之及時萬里如家誰識
戰爭之為苦豈謂中原之釁未從東海之濱越閉塞以
虔劉並秦雍而毒螫近者身罹于鋒鏑遠者力困于征
徭或生生蕩析而無餘或蠢蠢驚憂而莫保禍流爾衆
痛切朕心屬此治戎于南邦未遑展義而西狩興言榛
梗莫救傷殘維天地之涵群生雖幽而覆育亦至維父
母之愛其子在遠而思念之愈深向遣輔臣往將使指
畢協邇遐之助共圖修扞之功然而外侮內陵歲起仍
興之役行齎殫送民逾再藉之勞雖兵家有利鈍之常

而人心無思斃之改將帥用命官司即上編氓竭力以
應軍卒徒奮身而効死永懷附歎姑示撫存載念事煩
慮易者人之常情兵勝福生者國之大計尚每懼于督
責庶速底于丕平奠樂土之居竚復如于前日行息民
之政當益豫於他時播告有邦咸知至意

詔韓世忠赴行在

辛企宗罷

解元襲劉忠于蘄陽口大敗之劉忠附于劉豫 劉忠駐
于蘄州蘄陽口韓世忠下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
大破之忠餘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于劉豫

呂源為沿海制置使劉紹先為沿淮防遏使韓世忠為江
南東西路宣撫使

呂頤浩以蠟書結劉豫知應天府凌唐佐事覺唐佐為劉

豫所殺 先是建炎三年召知應天府孟庾赴行在以值
 秘閣凌唐佐陞直敷文閣知應天府金人犯應天府唐
 佐投拜金人以應天府為歸德府令唐佐知府事劉豫
 僭立唐佐遣人齎蠟書到朝廷宰相呂頤浩召唐佐之
 姪孫憲于常州授以閣門祗候俾持蠟書至應天府議
 事唐佐之妻田氏使門客張約在家與憲同食憲疑之
 田氏曰無碍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人擒捕唐佐并家
 屬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義且罵其背國家
 之恩遂被害豫命出犯由曰朝議大夫直敷文閣凌唐
 佐結連南人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皆合從坐特貸命
 各決脊杖二十送穎昌拘管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
 遭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二

炎興下帙五十二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癸巳盡其日

十月六日癸巳劉燦上萬言書 紹興二年十月六日右
 迪功郎劉燦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九月
 四日詔書比以星文移異慮政事闕失詔臣庶直言極
 諫無有所諱者臣愚不肖學問膚淺智慮茅塞恭承德
 音雖欲冒昧自竭以奉明詔深惟公麼管見不足以稱
 政事之闕失是憂是
 而遂已耶故
 盡其愚惟陛下採擇焉伏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
 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
 物之意宵旰求治于今六年筭計見効宜遂底績今也
 不然坐薪嘗胆日以外夷為憂邊陲無休息之期社稷

有玷危之慮日難一日歲甚一歲乘輿警蹕介在海隅
震蕩播越未有攸底而黃潛善汪彥伯顧以乳姬護赤
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唯聖
體不可不自愛重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
業慎守不敢失墜也今也宗廟為草萊烟之陵闕為斧
鉞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國盜賊營之然則
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寢慮工字喪生靈豈燕昭
越踐漢光武唐肅宗之為乎本初嗣復既不為二帝之
策因循遠狩又不為中國之謀以至於今號令不行而
德義不孚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過人惟以淮
甸為戒駐蹕所在人惟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
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陛下永負孝
悌之愆當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持雖欲羈棲

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為今日之策
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于
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幸江南出于僥倖之心而不
虞其禍徑涉變故僅免死亡而上天警悟于眇躬俾大
宋不失于舊物金賊以小狄羶穢熏汙中原逆天亂倫
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耻
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
海聳動群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
臨陣忽巡淮甸按撫荆襄拔其英豪以戰伐天下忠義
之士必雲集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士必響應而颺起國
用不足于此不患無財甲兵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
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遠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
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

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竊憤嘆既未能披堅執銳先啟戎行而服膺編簡討論古昔固嘗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七策以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備戰略蓋和之可講者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在東宮當宣和季年頗不得安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相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罷遇又為後日之計每因王黼譖害浸潤則必委曲護衛謂太子無失德國本不可搖上皇亦悟其言東宮卒得不動既而淵聖嗣極遽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遽至城下邦彥諧謔小人本無遠略遂獻和議耿南仲附之沮神師道不使攻擊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

黨各求其說之勝欲用兵者李綱神師道而已自餘莫不以講和為是者固論不已武備闕然中制河東之帥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聖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耿南仲李邦彥懷感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枝結合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致宜其少緩兵于我矣何乃累年而尚未効耶和之不可恃亦明矣自古國盛如漢武帝唐太宗方其得志四夷則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凌弱猶且如此今乃以謙退仁慈之事望于反常悖道腥羶禽獸之粘罕豈有此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不相侔縱使向前莫不能抗則古昔奮臂徒步無尺

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帝迎呂太后之謀斷而行之確守不變庶幾貪狄知吾有含怒必憤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江南財物有限厚賞則吾益困少之則無以足其欲小臣則不為遣大臣則張邦昌宇文虛中相繼而反我矣深思熟慮前計後度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淵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輩羞愧無所為說則憾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熟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寇準之功為幸勝今日之論和者其情杖一一出于此苟能息絕其後知陛下不藉之以塞民

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須便宜支用經常一壞不可復理行在百費惟以權貸為利為無窮之原爾養兵十萬而兵食日費無慮七八十萬古謂無三年之藏則國非其國今無一年之積招安日至窘匱日形此豈持久之道故臣愚謂宜置行臺或建昌或南昌或江陵或長沙審擇一處以安廟主太后六宮百官以著哲諳練大臣摠臺謹守成法從事量留兵將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以給之陛下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則饋餉之權宰相宜專主之而責成于發軍使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盡去浮費加以悠久不慮無財至于宰相之職平時則守憲章行故事今

則不然宜從陛下介冑馳驅發謀制勝莫違寧處協濟
危難若乃早朝晚見從徒乘馬入政事堂據案呼吏番
籍判花書那移闕次安排親舊差遣而已臣未見其有
補于中興之萬一也其三曰務實効去虛文夫治兵必
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戮大慙不為退計此孝弟之
實也遣使乞和空捐金幣不憚辱已僥倖萬一者孝弟
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守義必能行得
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
有罪必刑此任將之實也庸駑下才本無智勇見敵則
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差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
將以收其必効適足致其怠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冀
其朴實用兵之功任將之虛文也簡去其瘦老病弱外
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

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董其部伍申明舊制級階
之法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
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潰則誅其身降敵
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此治軍之實也無所別
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事則
已矣教習擊刺叫噪喑鳴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撻小
隊皆効虜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亦不敢自保者治軍
之虛文也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行
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墟土地日蹙衣冠黔
首為血為肉以此六虛行乎其間陛下建黃屋建帳殿
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肅立衛兵走而
拜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輩輩
而前措笏出奏司晨唱晨正則駕入而仗出以此度日

而國勢日卑彼粘罕者晝夜勵兵踰河越岱竟掃中原土地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挾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願陛下留神實効勿受虛文奮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寡國威稍挫臣常建言乞發進京師宿衛赴行在又降旨使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廩膳月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漢高祖大敗于成臯與數騎渡河晨入張耳韓信軍易置諸將軍遂復振陛下今欲于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易置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舍之夷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安能使此四人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此苗劉之禍卒

爾而作者由此故也臣謂今日行在之兵必可不既未有以大變革之莫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彈壓悍將驕兵兵既不能妄動成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群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猖獗不順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說况陛下以報讎雪恥為己任仗義而行天下克頑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役使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建汀南劍邵武四郡可得二萬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胡捍海寺兵盡付水軍命江東西湖西北募兵弓以在官閑田給養人得一項正稅之外料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洞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

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東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凡此六條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累歲積日必見功緒于是時而兵弗強敵弗畏盜弗息然後歸之天命無所為矣不然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其五曰定根本者豈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梁則汴梁何都馬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強乎閩中今則力未能至按南渡之迹莫過乎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為勝春秋之時楚用是而抗衡上國窺周問

鼎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借劉備則失箸驚恐六朝建立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營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之何充謂荆楚國西門地帶趙魏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為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并施黔山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廣防以正軍繚以弓手民兵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挹且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接仗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以為不可者蓋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西晉為劉

聰并吞復能立懷愍兩君皆遇弑殞故帝以琅邪王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又因人心未忘晉起而立國然傳祚十世享國百年強臣內叛胡虜外逼其得猶綴葉露耳當時謀臣強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其勢使然也今陛下父兄在虜中無恙穹廬擅帳惡息醜類想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痛惟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駕日遠月忘遂無復國之謀則永建都之所此臣所以深不曉也今河北河東之知朝廷不復念願已甘心左社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為敵國者所至皆

然亦何必粘罕哉於此而欲建都臣知其必不能然亦何心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克過江廣斥堠治盜賊然後精選二三萬人為輿衛于穩密州郡速置營屯居室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刀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雖巡幸往來征伐四出而固守不可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所載夏少康周宣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不足信矣陛下必謂不然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三

矣興下帙五十三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癸巳盡十一月五日戊戌
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從
被虜而去者衆矣所存亦無幾何黃潛善鄭穀小人之
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
步方梗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
言恟疑虛喝以恐動聖心故自南都以至淮陽誅竄之
刑疑忌之意相尋既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豈盡於
治親齊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佐命之
道也為今之計宜于同姓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內
外廣加任使其望實係傑然尤出衆人之上者陛下宜
留之宿衛夾輔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

綫之緒使讎虜知趙氏之在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復得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圖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獨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而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時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返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王安石所任之小人方新而近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求君子而用之不愛賞爵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乎君子用未

多時而以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是何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也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舌塞之氣充於中外原陰長之滋勃興于夷虜非得希世異才上下內外參任迭用泰何由復否何由傾乎此存綱紀之一事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也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曹漢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劉備用關羽張飛不以加于諸葛亮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非獨其禮之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意亦異今師儒衰息未有鉅賢碩德立乎朝廷以收運籌

指縱之功陛下所深以為爪牙惟三四庸將耳夫此三四人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僕役何況古昔名将乎而偃蹇龐然嘗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望其向虜人發一矢哉自愧無以稱職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廷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不避乘時而動又不能節制其兵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淺淺哉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遇近臣以禮貌當南衙朝士氣重于此曹天下懷才自好之士必願立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豈皆如臣等輩心忸怩下心低首不能為朝廷輕重者哉恭奉內朝班綴之列欲求近侍如汲黯之氣折淮南誠未多得羸驅敵輿惴惴然于長

戟大馬之中卒伍賊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氣少拂其氣從其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鑿察御史秩七品夫祿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橐鞭戎服効迎本朝郎官出使序位在轉運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軍官于簾外側仗聲喏而退今見則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存紀綱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去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絕滅碩學唱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能談說相高不復見于行事曰此粗迹耳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于衆

者則群議而聚罵之以為怪人繆人此浮華輕薄之為
害也夫欲變化風俗惟係上所好惡陛下力行孝弟則
天下為孝弟者出矣陛下敦守名節則天下守名節者
出矣故今日正當賞廉白而黜貪汙崇行義而斥奔競
旌能實而懲妄誕貴忠厚而杜殘刻以變風俗苟反此
道頹弊日甚必至顛覆而後已至若文詞之麗言語之
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戒也
靖康二年顏博文諛諂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
堯舜之禪遜及為邦昌上表請罪則曰仲尼從佛盼之
呂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臣能
文之士也其操術反復如此陛下宜推類以察之以陟
降多士此存紀綱之三事也法度者治天下之器號令
者行法度之具信令者出號令之實孔子曰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聖人垂信至于易死疑若太過持守法
度固結民心非信不可也真宗澶淵之盟契丹守之百
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取誓
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照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
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教之假手以
報中國之怨爾失信之禍一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
過此存紀綱之四事臣稟性愚下無以踰人然夙夜思
之得此七策別為十二條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
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復而考焉以為可行則
至誠惻怛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機事之來間
不容髮往昔雖不可追然不可謂無可追者而遂已也
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于今日乎天豈勝
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雷震大雪白虹貫日

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恭惟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陛下出于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撤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此臣民共知不可誣矣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迺二月金犯大芒、怒赫然九月朔日有食之車駕復有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不競錢塘受辱之故豈可再擁六飛縣名栢仁漢高祖不宿若遂遊幸三衢則地形窮僻危危衛勞頓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益阻朝覲益稀即置幽深令名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損削無可看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唐莊宗末年之事可不畏哉惟有如臣前陳思迎父兄誓報讎虜奮發強厲有進無退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怙恃天

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禾之旅生不績于麻露體以待蠶野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也又惟斯民戴宋無已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之故雖甚塗炭猶未瓦解猶未及叛然以比來巡幸所過觀之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盡空以避兵卒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蘇望早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萬一淮泗有警虜騎群賊俱渡大江陛下又將深尋幽遠則州縣復為墟已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事夷狄則必推選賢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于此今宋祚之再興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之傳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

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讎人役彼苟卿所以悲而笑之可不鑿乎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爾然以至誠鼓動群盜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而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澤死其志不就復以潛善伯彥所深嫉故無以澤所謀達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况于陛下身為子孫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耨鉅于長戟奮臂威于甲兵舉四海為陛下之用矣或聞宇文虛中踵邦昌劉豫受虜命專制山東若陛下親總六師遣一介之使往諭至意開示大義許以土茅資其兵力彼之順命猶反復手皆非甚難獨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爾憂國事宜張浚已行措置得其聽信稍寬西顧之憂則閩中尚可經營不至遽失淮南荆襄藩蔽接連山東合從掣肘之患則虜人所守

者數千里之地兵勢必分力不能合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為期陛下不能掃除妖氣一清國步修上京之廟貌都鞏洛之神皋遠近父兄歸安鳳闕再修儀物永固龐圖陛下于此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忻懷無斃其與惕息奔走忍耻臨危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絕哉臣本疎外之蹤無所知名悞蒙殊異重惟職司注記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覩寇仇未殄戎虜凭陵陛下鑿駕傍徨百姓未知死所臣子之義有殞無辭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中不能自己顛愚抵首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苟或其言可採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所榮微臣之至願也伏惟陛下留神察而赦之幸甚

孟庾領姚榮兵四千往建康府

罷劉紹先兵為福州兵馬鈐轄

劉紹先知江州也朱勝

非江州安置紹先不甚禮之勝非銜之至是勝非復拜

相乃短紹先于上前移紹先為沿淮防遏使紹先至建

康而江東安撫大使李光都督府叅謀傅崧卿見紹先

未索錢糧不喜昏奏其非乃召赴行在分其兵隸劉光

世揚沂中以紹先為福州兵馬鈐轄

罷王冠趙琦軍

罷王冠趙琦以其軍馬分隸張俊楊沂

中

知楚州祝友叛附于劉豫

祝友叛附劉豫通判劉晏知

楚州軍州事

偽齊京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牛皐來降

十一月韓世忠來朝

五日戊戌詔求能還兩宮之人

詔曰朕以前眇末獲承

至尊五年于茲天未悔禍父兄遠獵歲月寢深雖禱祝

而求不忘於寤寐而祈請之使莫效于精誠引領瞻望

心焉如疚日者於難危之際稱秩元祀蓋以溫清急難

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栗以俟降鑒

載念國家百七十年之涵養豈無忠義感發懷憤善謀

之士如漢侯生者慰朕焦勞苟鑿馭之可還詎彞章之

足報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聞可行有

効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朕意

廬州壽春府鎮撫使王亨欲附劉豫巨師古擒送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五十三

十一

功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四
 起紹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丁亥盡其日
 十二月一日丁亥朔布衣吳仲上萬言書
 皇帝陛下臣嘗讀太史公叙布衣王蠋狀于田單贊曰
 昔燕之初入齊聞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
 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為將封萬
 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聞
 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予豈助桀為暴哉
 遂經其頸于木枝自奮絕脰而死臣讀至此未嘗不廢
 卷涕泣扼腕而太息也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
 義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乎况天下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四

交興下帙五十四

起紹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丁亥盡其日

十二月一日丁亥朔布衣吳仲上萬言書

十二月一日布衣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
 皇帝陛下臣嘗讀太史公叙布衣王蠋狀于田單贊曰
 昔燕之初入齊聞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
 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為將封萬
 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聞
 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予豈助桀為暴哉
 遂經其頸于木枝自奮絕脰而死臣讀至此未嘗不廢
 卷涕泣扼腕而太息也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
 義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乎况天下之

士自崇觀以來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泉壤岩谷海隅靡不承育而受恩德者矣可以大國之人不如小國之人乎臣固有志于是今臣至貧且賤初非以富貴為心爵祿為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從而求賞揣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况臣曾立功于近世者屢矣亦未嘗論功而求仕進則今之言無意于爵賞也明矣無意于爵賞而有言者非他臣恐萬世之罪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故以臣所見所聞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為陛下陳之伏望天慈畢賜睿覽不唯臣一身之幸將為天下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弟之德而二帝之問不通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敵國之凌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富不饒陛下震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未

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疑之使三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所惑焉何哉二帝之問不通者臣竊謂非陛下忘父兄之遷也非大臣忘父兄之恩也蓋亦人力有所不及思慮有所不至焉臣竊觀趙王入燕也使者十輩既不能達國音又不能全身于外當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非不謀也獨不如一廝養卒能以片言說燕卒與其君俱載而歸今兩國雖未解而鼎峙之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偽齊之盜乎此遣使不如廝養明矣敵國之凌不已者臣竊為陛下忍小恥之太過也示小敵之太怯也蓋戎狄之人譬之獐犬若或避之從而吠之臣竊觀符堅之陵晉也興師百萬力足以鞭山岳勢足以填江海謝元以計沮之敗衄淝水設使當時忍恥示怯奔而避之由江迄南當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四 二 藝志餘
為秦之屬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計勝難以力屈即
此觀之雖得兩將十萬不如一謀士明矣土地之封日
削者臣竊謂陛下視疆場之大輕任藩屏之大易也臣
竊觀越王勾踐之脫于吳也嘗胆以苦其心任賢以廣
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滅吳為念故當時其恥雖
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疆而雪其恥當今陛下國
政之屬如大夫種者誰歟軍旅之託如范蠡者誰歟然
陛下移蹕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歸市雖大王
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去邠而之岐山今陛下有滅夷
狄之心復父兄之仇此臣所以曉夜太息為之不平國
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千里寄托之非人四方土
地之曠也臣竊觀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畜然後
為滅吳之計當時鄧艾著濟河之論又陳屯田之利其

言以二萬人屯淮北以二萬人屯淮南合四萬人之衆
且田且守歲入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
臣竊見今日自常潤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墟
所謂良田不知幾千頃自淮迤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
幾千頃疲卒既多冗官不減若于此時且耕且戰則軍
食何患不足矣盜賊之鋒不息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
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觀宓子賤之治單父
齊寇至魯人不及自刈父老請民出刈宓子不許且曰
今年止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則其民樂有寇
也其論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盜賊未息亦樂有寇之類
也臣竊觀盜賊不可不滅昔光武中興未嘗不以討賊
為先故殺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
謂用盜賊攻盜賊則草寇無患乎不平矣此五者雖若

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曉夕為之寒心竊聞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有席卷八荒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北極單于南交趾四方雲合罔不臣服當其四夷未賓之初止有中原錢俶望風納土田是置五王宅以待其自至其後李昱欲以臣屬乞為藩屏遣使請命太祖皇帝曰天无二日殿廷之上豈可以容斲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十帝可謂盛哉太平日久偶因邊臣失守致使胡人長駟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于陛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之孝慈不忍父兄之遷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駐蹕久在東南之一隅臣竊為陛下疑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

乎臣竊請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百年之計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于百年也臣聞自淮迤北見屬偽齊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此金人以中原攻中原者近世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賊臣竊謂不然夷狄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為盜乎復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俟虜人既去之後去僭偽之大號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擒叔寶良由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強猶不敢久僭帝號今因金人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使劉豫則知豫必以奸計為金人

謀也既為謀主則無臣子之意明矣况人臣之位與人君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納款又明矣臣嘗譬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堂之與而自處門廊之隅則居堂堂者豈無吞門廊之心乎今劉豫所以卑辭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繼使劉豫止欲割據一方豈不為奸雄開基又况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也臣竊觀國之所重者三昔我神祖留意太學蓋欲籠絡天下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奸雄也昔陛下駐蹕維揚之時猶有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是誘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初止因虜人所苦故偷生南方望陛下升斗之養也前此兩年兵食皆足邇來竊見如劉光世軍中士卒

一月之糧或闕其半里老私語皆曰健兒不如乞兒各懷去心恚有竄志而劉豫大彰聲勢廣示富饒首刑薄斂郵衆安民彼鄉之人有所聞豈不動心是誘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既開商賈之路遂雜五方之徒古人夷關折符使命猶且必通况于往來弗禁者乎臣竊見朝廷内外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他從商賈之便然也從商賈之便則是誘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設可得而策矣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鬥可得而用矣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子不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齒于仕版至于貧賤之士雖有嘉猷非有左右先為之容無因至陛下之前則好名貪祿之士豈不見如齊之

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飽則稍安飢則心離懷鄉樂土人心所同又况丘隴之所繫嗜慾之所趨今移北就南歲久無歸懷土之人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兵征求百倍為監官者以奉上為心以刻削為志行旅怨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而征商百倍至如偽齊取民有制彼貪利止恥之徒豈不有如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見劉彘猖狂尤甚狼戾者多父子異同悖逆若以僭偽三年鼎勢已立今劉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兵柄付之于彘陛下若稍緩其歲月彼將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勢漸固則中原無復為陛下有矣中原既喪則偽齊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

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乘其聽之也臣竊謂先平偽齊則是乘其所之也又况偽齊有聲無實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后世必為子孫憂今之偽齊若不亟早圖之不特為子孫患臣以為陛下憂也臣伏觀九月有星彗于東南陛下肆赦其文自責可謂上畏天戒之深也臣雖曉天文疑其非災何以明矣昔楚得世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恃得柄而不為備所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所謂得勝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而

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故土厚者其山高水深東南之地由古至今卜都于西北者或過于十世而僭號于東南者未踰于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流水之淺深者然也又况吳越之地形勢尤薄實非帝王駐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鑿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肉中原無久駐于海隅也昔孟子有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名故漢高祖用劉敬之策而唐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長久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于人如漢高帝光武皆親御六師獨唐末藩鎮之權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禍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簡練卒伍繕治器甲親征不恭行天罰則縱擒在我而權勢不奪臣竊見陛下之

兵尚有百萬而精銳之士又有數萬若傾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設或并力北伐則父兄之仇可復而中興之業可圖臣伏願陛下天謀早決如晉之平吳唐之伐蔡斷自宸衷不容衆議又况利于人君者必不利于人臣利于人臣者必不利于人君且人臣趨戰于敵與坐享于家安危不同是豈肯棄安而就危乎今逃遁不發逗遛歲月皆人臣自便為安逸之謀然而臣則安矣君將危焉此正所謂利于人臣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伐齊之策萬一少遲年歲事必不濟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遐通共知狄人留意必悉衆共攻東北之地屯兵必少加之既立偽齊必以為恃况彼素欺吾怯斷不能備此中原歸于陛下灼然明矣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此全勝之道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陛下若猶豫不
斷金人得蜀則必復立借割據成陛下土地止有東南
雖有智者臣不能善其後也臣聞之為王者可陞而為
帝帝者不可復降而為王萬一止有東南不為上國之
君其去帝業遠矣臣願陛下勿謂力有所不及時有所
未至因循苟安以東南自滿恐成大禍當以歸命侯長
城公自安之言為戒也臣竊觀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猶
無敢僭帝位者今此劉豫首為亂階自古首亂者雖不
能成事臣恐如湯武駭民者桀與紂也觀其姓名復符
南宋此亦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何
獨如天下蒼生何況劉光世韓世忠皆擁重兵久在江
左坐食糜費于國有損若即北伐正所謂因粮于敵者
也伏望陛下痛察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為念下以

生靈塗炭為憂焚舟決戰如勾踐欲殺妻子焚寶器之
時誓與三軍共存共亡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
得臣聞之一人有慶兆民咸賴國既傾危百姓雖有谷
粟安得而食諸萬一出師糧食稍闕亦可權借于民斷
在一舉明喻利害設使儘百姓之儲不以贍軍獨不憂
金人殺而奪之乎臣聞之古人有言曰有叛卒無叛民
蓋民有業而卒無生業也况卒之所仰者官給錢糧今
既財賦不足則兵食不繼兵食不繼則叛心日生叛心
日生正如吳越所謂舟中之人盡為敵國矣今臣伏願
陛下重以軍糧為念昔張邦昌僭號之時所幸士卒之
心未離而去太平之日未遠人懷祖宗之德故未為國
患今此離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欲息肩正猶水性
趨下隨所決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不離臣恐大事去

矣臣又見近日沿邊諸軍多用武人為守或不識字或不曉法州郡被害莫此為甚而又或起于卒伍或招于賊徒毒心未改逆謀猶存或以州叛而順番或恃守勢而殃民重念祖宗廣土四百餘郡比為虜人割據將去大半今淮迤西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遂時陷沒不知陛下沿邊州郡復有幾矣臣以為武人深不可用為郡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若賀若弼有謀將門將之辨正此之謂也臣嘗觀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勢者莫如衆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止土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亦置部曲有分權之勢無補國之威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為之則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統部伍以奔逸或坐視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據

皆此道也又况自古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止者必易其臣在止國之為將相者未必不為興國之將相于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監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克陛下于此可不自為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止不可不戒臣為陛下計之當今之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以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民人復有社稷且耕且戰且為屏翰上合天数下安邊廷金枝玉葉布在四方可以伐敵國之謀可以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舍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罄也臣竊見近日遣使未出我疆已為賊劫此乃以武人守邊之禍然所

喪雖多似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見酈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古人用間為上萬一陛下以臣前言可味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說謀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偽齊鼎鑊之烹而忠義可以激勵亂臣賊子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恕臣愚狂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蠋自經于木枝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好死惡生實為忠義所激不顧微軀此心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夷狄竊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見有肯辱肯死者臣復恐為萬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慮為陛下陳其梗槩昔比干剖心于胥鵠夷二子皆獲美名而以忠聲

歸于其主此又非臣所欲也今臣不貪爵名不釣名譽不畏誅戮其所者陛下靜而思之欲陛下聽而行之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况太平之數在年歲間陛下不修太平之業將以太平之業属于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于陛下而陛下必有求言于臣矣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于富貴今臣視之如浮雲故終始以不貪為言况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為太平之民豈不憂亂世之將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設笑而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之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臣雖不才持此心久矣臣曩于鄉曲里巷猶且患難相救危厄相助况于君父艱難之時乎臣竊見近為陛下陳其利害者其志將以求

爵祿也其將以沽名譽也書或再三至于數十往往陛下見之既繁視以為常雖間有奇謀異策想見待遇一緊今臣之書已盡愚衷歷改于前無復再上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愚臣之謂也言其拙直不事彫琢止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或否願陛下詳加擇焉干冒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牛皋李橫及金人戰于汝州克汝州又戰于潁昌府克潁昌府先是劉豫殺凌唐佐其家屬各脊杖二十拘管在潁昌府李橫克潁昌府得唐佐之妻田氏歸于襄陽橫報朝廷朝廷召其姪孫凌憲令往襄陽迎田氏憲未到襄陽已為李成所據田氏再陷于偽境不復回朝廷贈唐佐敷文閣待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五

交興下帙五十五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紹興三年正月范溫自登州率衆歸行在先是建交間山東兵火有滄州人李齊叙衆據沙門島密州板橋人徐文據靈山寺范溫萊州農家人叙衆據徐福島溫無他長唯待人以至誠故能得其衆心呂頤浩為宰相也知海島中有李齊乃奏上取有遺其姪某及樞院準備使董某等二人乘海船齎詔招齊使歸朝廷其勅書曰勅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岱之區久感腥膻之毒王靈靡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過所向有功遂推席勝之山頗獲提封之舊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興圖共上師徒之

閻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
閣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日具功績申尚
書省取旨褒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
否遺書指多不及船乘風誤至徐福島為溫之黨所獲
送于溫所溫以禮待呂某董某且詢問朝廷消息稍知
其詳遂具陳情狀差人隨船回行在且告以李齊已順
偽齊矣時紹興元年也上既得狀即遣行以武翼郎閣
門宣贊舍人招溫溫遂率其衆以二年八月到海州東
海縣九月離東海縣十月到青龍鎮劉寨至是赴行在
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依前閣門宣贊舍人忠銳第四
將改神武中軍左軍統領官其餘將佐以次授官

賜范溫等撫招諭收勅書 勅范溫等省所奏今東京東
路登萊州似此等諸頭領忠義之人不必緣未知車駕

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溫等招收
併攻剽金賊事具悉朕昨遭左衽之侵頗失中原之馭
凡承平之故習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當饋以嘆茲
暫留于越嶠悵尤濶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塢
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夷虜服
從之醜嘉汝之能為之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綏懷
之意其志合併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趣歸腥羶永同文
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
多及

賜范溫等獎勅書 勅范溫等省所奏契勘金賊初渡黃
河溫等便遁居守山縫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
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高密濰
川昌邑鑿山及沿膠河兩岸深濬高壘分屯人馬督責

州縣括制錢糧討虜鄉村拘收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温等雖尋常上岬或稍綽游騎或攻劫營寨剽殺番人誓竭忠節本軍凡與金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邀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降告劄補正官資事具志朕惟醜虜長駟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于逆乃前期而避銳往率眾以乘危隔絕朝廷荐更歲籥偶使權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仍徧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故茲獎諭想宜知志

牛皋李橫董先及金人戰于諸仙鎮 劉豫請援于金人兀朮以兵援豫與王師相遇于諸仙鎮王師敗績董先初從翟興權知商州紹興三年先以豫勢盛乃附于豫

屢與金人王彥戰復後歸于李橫戰金人于諸仙鎮也 金人陷順昌府

金人犯商州知軍州事邵隆棄城走 先是王彥在商州屢破大寇威聲益著于是宣撫司又以彥節制廟號陝華彥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今商號陝華沒于偽齊而陝郡尤密通河東異日恢復故疆必自始乃遣僚屬高士理部分兵將圖商鞬直抵盧氏與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宣撫司以邵隆為知州至是金人偽皇帝都統撒離喝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金人犯商州隆自料不可當即退軍上津

金人陷金州 先是宣撫使張浚召吳玠王彥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于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犯蜀即三帥相為應援至是撒離喝盡發五路叛卒自商州侵入彥即

駐軍漢陰以應梁洋金人併兵自上津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彥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兵郭進以兵三千先至乘流夜發逆戰于沙限不勝明日金人以官軍寡欲捕時步騎並進塵至蔽天彥曰賊遠來銳難與交鋒彼所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叙盡督漢兵自石泉趨西鄉將宣撫司兵馬會自此遂失金州亦會浚遣幹辦官甄援來督彥清野彥遂趨饒風關會合

二月金人陷饒風關遂陷洋州興元府 撤離唱以重兵犯饒風關吳玠率諸軍倍道赴之使人以黃甘遺撤離唱曰吳公何來速邪玠率楊政田晟王俊諸軍及金人戰于嶺下數戰皆勝王彥以八字軍至山下援玠玠諸軍見援兵至稍玠怒欲斬壕寨而壕寨走投金人告以

虛實金人知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攻乃統出饒風關皆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金人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皆退玠斬之不能止遂焚興洋儲積走興州金人遂陷洋州興元帥劉子羽赫興元遁走軍大潰金人又陷興元四川震恐

馬擴都督府參議官

牛皋奔于京西

二十四日庚戌池州左軍反。初葉煥代王進知池州也請不用進兵用招敢戰三千人朝廷從之故進以其兵屯饒州煥到饒州招敢戰三千人分作五軍是日左軍反欲與中軍合中軍已探甲兵馬都監華旺聞之持雙刀入中軍不宜動不宜搽甲乃大呼曰可皆釋甲不者斬眾皆釋甲旺存撫而去至右軍右軍亦探甲矣旺又使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五十五 四 藝志
釋甲右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攻郭西門走出
何村煥移文王進使攻之遂進兵至追趕過江星散不
知所之

王庶為川陝宣撫司參議 金人陷興洋四川震恐先是
宣撫使張浚以興元帥王庶議論不合移知成都庶已
行浚即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為毛舉而髮數之
簿書之間得不謹奉行宣司指揮計若干件遂改庶知
嘉州庶請 浚以庶不遵奉行府命令奪職名而奏劾
之未報至是復念非庶不可以撫綏興元乃復起庶為
參謀委之巴南招撫散亡俾馳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
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
屯之北境米巴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于是金人不
敢深入

撒離唱由褒斜路退兵 撒離唱既陷興洋到金平鎮覺
不安自以深入恐無歸路而王庶已在巴州散榜于興
元洋州間金人死傷已過半無所掠大失所望又吳玠
使鋪兵傳文字皆言會兵馬諸路隘口不放金人回歸
厚犒鋪兵令行金人邈得之果疑回遂取褒斜路拽軍
馬而去褒斜路狹隘唯可單行故凡所虜獲悉棄之于
路玠加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州制置使

趙鼎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大使 趙鼎進用呂頤浩
荐之也鼎為御史中丞則彈奏頤浩之罪李迨知筠州
乃頤浩之客也鼎為江西安撫迨申朝廷乞回避朝廷
以迨易知信州鼎赴洪州也取路由信州汪洋裁書謁
鼎鼎大喜問秀才能與鼎同行過江西否洋曰諾鼎遂
與洋同行居鼎門下有俊名後為第一人及第賜名應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勤志錄
辰者是也

劉光世韓世忠來朝

張浚遣統制王浚收復興元府洋州

王彥克金州 金人失利也劉豫遣周貴偽為京西安撫

使盜據金州至是王彥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漢陰貴

領兵拒戰統制官許青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是時

金州新罹兵革軍食艱宣撫張浚乃以彥兼本司參謀

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草禧兵三千控禦金虜

權邦彥卒 先是正月間邦彥卒邦彥為僉書樞密事兼

權叅知政事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而卒 野記曰邦

彥字朝美崇寧四年釋褐登第靖康初宗澤知開封屯

兵開德府金人來犯澤將孔彥舟敗之邦彥隨澤乘勝

追擊欲徑至京城解圍行及衛南戰敗走而免建炎二

年代盧益知東平府遷寶文閣直學士孔彥舟為鈐轄

不相叶彥舟叛去及金人來犯邦彥棄城遁降朝散大

夫三年知江州四年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愚暗很傲人

皆惡之紹興初以宰相呂頤浩荐為兵部尚書二年樞

密院給事中程瑀言其謬不聽時孔彥舟為舒蘄鎮撫

使聞邦彥得用遂叛降劉豫邦彥在位亦無建明卒年

五十四

李橫加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軍副統制

三月二十七日壬午韓世忠加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

使泗州置司府韓世忠為大尉武成憲德軍節度使神武

左軍都統制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加開府儀同三司 制

曰朕負黼宸而據城中之尊孰與慰普天之望披輿圖

而懷閭外之慮其惟光推轂之求乃眷虎臣久從戎事

高勳當報茲隆開府之儀大任荐更式倚杆城之略誕揚渙號敷告治廷具官云云頃宣威令往殄寇攘樓船南行而甌粵為清雖嘗舉崇褒之典鉄騎西馳而荆襄維定顧未酬俊備之功屬已盛秋方當嚴戍廉頗居國詐容鄰壤之加兵李勣守邊將見敵人之遠塞少稽信賞及此移屯遂除江南宣撫使泗州置司于是世忠軍于鎮江府

四月朱勝非丁母憂 朱勝非母雍國夫人楊氏感疾不安上遣國医診視存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宰相不許至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勝非以辦行即上五說謂賊當擊一者國內外軍屯無慮二十萬衆費二萬緡倘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力行什一法叙斂以資虜若王師不行則豫計得行今當遣兵渡

淮取彼蓄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則江上之兵可以進屯而賊計沮矣二者逆豫招誘山寨及知名賊二十項彼雖得之未必為用我若失之則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淮南却為樂土今我年谷大稔兵力可用若乘此時搗其巢穴自河以南必大震擾則淮北反危江南自安且金人留銳師與豫者不多我若一軍聲言取徐鄆實取淮揚一帶一軍聲言趨京師實取光蔡一帶海道舟師聲言入濱洛而實取青密一道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臺宋所至州縣稽首迎降彼若固守京城容有內變如日出奔亦必成擒矣三者虜人使命既來而我繼以出兵恐我失信或致怒敵然我師不出虜終不來苟安一隅已大失策况彼奸詐但計強弱虜既

尚強和必不集與其使賊併力南寇曷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此乃交謀俱伐之也前日使行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夫師討有罪進不渡河使已過行以待何約則我不為無辭也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州縣官帑金幣財物均以賞軍若不可運則稱詔以給貧民人心大喜昔藝祖伐蜀詔王全斌等府庫俱賞將士國家惟取土疆蓋此意也五者王師渡淮所下州縣只宜措置控扼險要自為守備又况有此軍力移之淮南資糧豐饒軍勢益張兵書所謂以攻為守變弱為強之術也如此不過三二年間中原可定書奏上皆施行之除劉光世加檢校太傅充江南東路宣撫使 劉光世特

授檢校太傅胡世將繳上不允光世為宣撫使置司建康府尋移池州兼淮西路宣撫使

翟興贈保信軍節度使以其子琮為利州觀察使 劉豫

猖獗道路阻絕河南消息不通者一年餘翟興之死猶未知端的至是邊報興自去年三月為偽齊劉豫所劫力戰墜馬死矣上聞之深加嘆悼乃下制曰因藩維而外固權莫大于敵愾之臣懷甲冑以先登義孰踰于死難之士有能兼是二者獨取名于一時宜舉節章以昭大節翟興雅好將帥之略亟勵忠勤之規糾合師徒鎮臨方面肅中權之威令禦外侮于封圻駭茲狂孽之凌凭誓與孤軍而鏖擊奇禍既作奮勢莫回狼曠馳師身獲死而無恨張巡遇害氣吞賊而有餘念茲伏節之忠興予當紿之嘆可持贈保信軍節度使仍賜三資恩澤

以恤其後人有旨授其子琮利州觀察使

劉忠為其部下所殺 劉忠歸于劉豫也以忠為登萊沂

密都巡檢使至海州懷仁縣為其部下所殺忠昔年殺

張仙于此識者以為陰報其部下藏其首來以獻于行

在

孟庾軍鎮江府劉光世軍建康府巨師古軍揚州

五月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罷 巨師古為後軍都統

制軍于揚州韓世忠為淮南宣撫使令師古取節制師

古不從世忠初奏其罪師古遂罷以郭仲荀為神武後

軍都統制

徐文叛附于劉豫 徐文軍于明州也謀欲作亂朝廷命

朱師閔往襲之覺而走從海州以附于劉豫

潘致堯使金人還 潘致堯使于金國歸道金人之意云

金人要大臣來和議書

十三日丁卯韓侂胄同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為工部尚

書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勅成都府潼川縣利州夔州

等路官吏軍民等朕慨覽輿圖計安邦域眷于梁蜀自

我祖宗寬彼政刑革異時之苛順其風俗俾終歲以嬉

甲子再周干戈不試怒咨之氣弗起安樂之音相聞繫

國家施德澤之深故民物度極繁之盛豈期寇盜輒亂

諸華流毒閩中遂肆凌侵之計垂涎劍外未忘吞噬之

心幸背城伸一戰之威獲守險為四月之障然而師徒

久役備禦尚嚴轉粟兵間因多勞苦取民賦外諒數征

求所期暫費而永寧夫豈好勤而惡逸夙宵在念焚灼

于中惟強暴弗戢則敵當自摧惟禍亂已窮則時當自

定皇天是輔行成綏靖之圖王化復行終底和平之舊

往體至意尚肩一心

六月韓肖胄為大金通問使胡松年副之使于金國 韓肖胄自吏部侍郎除僉書樞密院事為大金國前通使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時方危不當專拘舊制遂荐胡松年為副從之肖胄松年至京師劉豫欲見之松年曰見之無碍豫之偽臣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胄無語松年曰大宋之臣當用平交禮堅執其說偽臣不能奪既見豫松年遂與肖胄長揖叙寒溫如平時豫欲以君臣之禮敬之松年曰松年與殿院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志何在松年對曰主上之志必欲復故疆而已豫有報色

七月朱勝非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朱

勝非丁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_哀夜強起之三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一二臣其一日不可以遠朕躬如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舊國是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係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叙本朝與故屬同列開陳上謂非卿疇克復者虜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已踰卒哭之制朕待卿為政矣啻三秋邪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况成命已頒輿情胥統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惶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復面陳皆不許即乞歸第見賓客衣黑紫袍皂鞋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哀瘠盡執喪之禮

劉光世韓世忠交訴于朝 韓世宗與光世更成世忠至鎮江府城下遣人入城潛燒倉庫為光世所擒訴諸朝

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王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曰身見韓公必有不測請勿行如不止當以騎從不聽德獨馳往或報世忠曰王德來矣世忠不聽俄頃德入謁世忠驚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置酒結歡而別光世移軍建康府世忠猶以兵襲其後二將交訴入朝上遣使和解之仍書寇恂賈復事戒之

宰相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御史中丞辛炳言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宰相以使相宮祠

九月呂頤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宮祠 辛炳再言伏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制辭優厚無一字黜貶之意臣所未諭也謹按頤浩粗率乖謬素無

人望徇私強很但有人怨兩位宰司狼籍非一不特縉紳士大夫能言者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尤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雖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有大臣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罔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劳若無人不知頤浩何所恃賴邪臣嘗疏頤浩不恭不忠之罪欲望悉付外廷以明是非鑄去將相蒙資以正賞罰于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

岳飛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先是飛駐兵于洪州也趙秉淵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劄飛因飲酒大醉毆擊秉淵幾死安撫使回奏劾之至是上戒飛飲酒飛自此不飲初有旨任士安交軍馬與飛士安授江西總管洪州駐劄飛支犒設帶甲

人五千輕騎三千不帶甲人二千士安有隱匿入已飛
決之三百士安以瘡病亡郝最乃其統制也士安有湖
南所部乃辛企宗之兵也交兵與飛而統制毛司礼反
飛撫定之李回帥江西也傳選駐劄于江州李山駐劄
于蘄州聽回節制飛皆乞為統制亦乞秉淵為統制于
是飛始能成軍

趙鼎為沿江制置大使

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十將軍馬皆撥付張浚 撥軍馬

付張浚乃朱勝非建議也浚獨留忠銳第五將軍在朝

廷餘九將撥付故忠銳第五將至今猶屬朝廷也

朱勝非解職持餘服 制曰人主之論一將敬德則朝廷

尊萬民之表維賢制行為天下法曠予宰弼起自閔艱

既殫狗國之勞新盡慕親之志參稽古誼與解煩機置

告治朝用孚羣聽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義陽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朱勝非高

明而肅又莊重而裕如學足以貫天人之本原量足以

任國家之大計蚤時雋望首被詳延一登網轄之岩再

秉鈞樞之重德業寢觀于久大謀謨備罄于忠嘉自涉

此以纏哀方倚廬而啣恤屬時多故事厥老成式從變

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尚資遠略共濟膚功奪人于之

至情願非得已舉三年而通誼茲屢有陳朕惟篤君親

之愛者所以厚人倫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勵臣節重遠

爾靖庸慰母恩勉徇去位之思俾遂執喪之忌烏乎安

危顯著雖倚重于壯猷忠孝兩全庶勉終于令聞益懋

顯揚之美助成廣愛之風可從其請解左宣大夫守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藝志館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兼修國史
又陽縣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
餘版主者施行

詔移劉光世池州韓世忠軍建康府

十月吳玠加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陝西經略使

十八日己亥偽齊陷鄧州 劉豫陷鄧州以齊安上偽知
軍州事

二十二日癸卯李橫棄襄陽府偽齊陷襄陽府 劉豫遣

李成攻京西成既行鄧州而豫之衆有未歸襄陽者鎮
撫使李橫以為寇至遂棄城出奔成遂入襄陽是時李
道亦棄隨州豫以王嵩偽知隨州嵩本桑仲後軍統制
者皆仲歸豫故豫用之橫既棄襄陽未有所向金人
去疾勸橫歸朝廷橫然之橫在襄陽也岳飛遣張憲招

之不從至是橫自黃州渡江往往洪州投安撫使趙鼎
飛知之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洪已參鼎矣飛責橫不
相從之意橫戰慄伏罪而已後鼎發遣橫赴行在分其
軍明年岳公乞董先為統制官又有李進者小名號李
僧兒軍中呼為入洞鬼初為桑仲統制官時俊乃李進
下第三人也在軍中

李簡棄郢州偽齊陷郢州知州 劉豫既得襄陽進兵侵

郢州李簡不能當乃棄城而遁郢州遂陷豫令荆超偽
知鄧州超班直也豫以有才而用之

十一月偽齊寇淮西王德新賽禦之

劉豫以李成知襄陽府

十二月韓肖胄胡松年奉使金國回金人遣賊方郎中王
相李永壽來 館之命胡松年押宴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六
炎興下帙五十六

起紹興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壬辰盡其日

十二日壬辰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伸上
言書曰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伸謹齋
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上皇帝陛下臣聞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日並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強勢不兩立尊無二
上者也昔劉項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
立強弱相陵遂興吞併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願殺身以
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齊齊之王蠋是也今南
北有真偽之君淮汴如鴻溝之界忠臣義士一念及之
涕淚交頤臣雖不才而慕齊夷之高風懷前人之卓行
昨居畎畝猶存憂國之心今荷宸恩豈忘報稱之効臣

自布衣陳芻蕘之言者良由忠誠貫日義在捐軀而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聽其狂瞽采其愚慮臣自顧無左右先為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聽蒙陛下知臣于草茅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豈不能歸拜慈親誇耀鄉曲仰念有君如此之聖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過如是矣臣當誓報聖恩國爾忘家臣生則願捐軀如王蠋以激勵臣子臣死則願為厲鬼如張巡以殃禍敵人臣之忠義上徹白昂自謂移孝為忠正在此時故雖過門而不入也其勤勤懇懇唯興利除害是圖慮危求安是務於是游江浙之塗往來之議視敵人之虛實觀國勢之安危講將帥之賢愚論財賦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動變察人事之從違訂禦侮

之後先也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默復以管見上闕天聽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怜臣有忠義之節特賜睿覽使臣區區宵臆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鑊亦為快幸臣聞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邇者金人逞其狼心肆其蠱毒駭脇我宋賊殺無辜屠戮生靈發掘墳隴奪其子女攘取金帛雖浮屠佛宇名山神像靡不受害觀夫彼之暴興豈不暴亡又况冤殺之氣上聞于天毒虐之暴幽及鬼神天將悔禍殄滅有期圖讖所載死亡無日觀其謀謨止于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幾遍獨我西蜀富庶有年賊人窺伺盖亦有日適因險阻未能即下故悉駭犬羊以為蟻附彼既傾衆以西則劉豫孤恐我乘豫之孤危不得不設詭計以尼我即此觀之敵人虛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中原者

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也秦漢之君莫不
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德宗
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之間而王綱復
振者無他良由即復中原則四方定今陛下以聰明睿
智之資應命世千載之運承大統于已危之時振中興
于顛覆之末夷夏知圖讖之有歸符瑞表天下之有証
是宜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華之尊而幸
蠻海之隅臣未之曉也昔太王居岐以避狄人今陛下
居吳以避金賊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爾正如兵法
所謂不敵則能逃之陛下之所避者復有劉豫獨不念
國削則身危之謂乎况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民
人不可用正謂貽患害于劉豫昔元帝渡江終晉之世
不能有中原當時僭竊皆胡虜醜類猶且不能制矧今

以劉豫以中國之人而據中原之位乎臣一思之略無
生意萬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下而可知也臣聞
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苟以
世胄擇人則趙括為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苟以勇銳擇
人則武信君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權之
重寵爵位之尊不過二三人爾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
之徒可憂也其有戰勝而驕則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
况國恃之為安危民恃之為司命豈可不擇嘗聞古之
命將也以謀將為先鬥將為次智將為先猛將為次至
于大將則兼智謀而有之尚欲其通古今知成敗如孫
權呂蒙是矣及觀古之為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
是保惟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此謀
靡不覆敗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鎮

擒一黃巢如推枯拉朽爾人各坐視留賊邀功卒使唐祚不能支持今劉豫無黃巢之衆而陛下富唐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為之計坐視安危何況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已豈復憂君蓋賊滅則將帥無邀君之權士卒無頻濫之賞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觀成敗恃其主兵漸成跋扈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由此觀之將帥賢愚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征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皆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于市則有回易之庫居于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摧酷之利則官課為之不登州郡恣無厭之求則民力為之減耗坐糜廩祿無補事功加以主將利其家則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居則隱兵于農出則隱糧于敵且如羊

祐之鎮南夏也初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曷嘗湏求國家月費億計止自營田之利以勤羸弱之兵臣觀今將帥征求市利無所不為止速私家之富靡郵國帑之殫况國家所止有東南數郡其得既少于昔時而其用復倍于曩日良由諸軍惟慕虛聲不求實效廣收羸弱之兵以益請糧之數觀其一軍之內堪出戰者復有幾矣備虛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限之物而贍無用老弱之卒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世之說者必曰吳人怯而汧隴之人勇者吳王夫差敗齊于艾陵辱晉于黃池兵無敵于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符堅擁百萬之衆當淮淝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而恐敗汧隴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家所賴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

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
勇人使以賞則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不可
以勸何哉良由雜烏合之徒混招安之衆刑之太重則
去此而就彼賞之太輕則志惰而心離又况諸軍無非
潰亡之黨子女既足金帛亦豐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
子女為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為貴今二者將自富士亦
不之彼不待賞而足又將何以勸臣觀今之士卒當其
敵人稍息邊境暫寧則偷生戎旅以干廩食若或暫當
移屯驟爾行役且興怨謗之辭欲生奔北之志况于臨
敵用命豈不潰亡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
也臣聞之蛇虺彌天東晉所以止于吳而不能有中原
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艱難已來金人猖獗
一陷維揚長駟京邑縱肆犬羊陵虐行在社稷之危甚

于縱賴曆數之有歸致舊物之不替虜人一去四年不
敢加兵蓋亦知我宋方興而未艾也柰犬羊無知悖逆
天道假神器于劉豫分神州為偽齊欲使中原自相攻
取而天祚大宋億兆攸歸曾無有二故日月齊明星辰
順紀上則天象無差次則雨暘協序古人有言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
訟者無不思于聖德由是天意漸回而中興有兆臣謂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往之為王百
姓去之則為匹夫臣竊觀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
然將相士卒鮮不背叛忘君親之辱偷一時之安大臣
或降于虜將士或散于盜辜負國家蔑存忠義往往十
有八九獨我宋民懷祖宗之德樂陛下之仁從駕者正
由邠人之歸太王安業者正猶百姓之謳歌大舞衣帛

者悉圖二聖之歸凋弊瘡痍欲戴天之報邇無異志遠無異望咸有一節初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未聞民叛何以聽之臣聞京東之民見屬偽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民以為虐痛思宋德南望王師如旱望雲簞食壺漿家家為備積穀助糧人人有心巷聞後后之嗟里有來蘇之望民心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人事之和不下而可知也臣聞之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故事有緩急勢有先後者東晉之有全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符堅興國之衆取孤旅之晉設若恃長江之險退保江左縱使堅衆未即南渡而對壘淮上相持歲月則晉豈有復百年之永乎賴謝安之謀謝玄之銳迎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先發之道也今淮南虛有屯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衆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

淮右萬一賊人得計奪我上流奄我淮甸掠我州郡對壘江傍勝負雖若未分而雌雄豈逃一決若坐以相待久于歲月使舟車不能通糧食不相及備前而後寡備左而右寡豈國之利乎今淮南非特唇齒之地實腹心之圖臣聞賊人窺我襄漢則陵侮之萌不下而可知也今夫知敵人之虛實則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圖難不可不豫也臣觀知將帥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圖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民利不可不興也知陵侮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觀天下之情當其事緩之時則可因循及至急迫之際則宜力斷今天下可謂急迫矣臣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朝之心西蜀者譬如彼國朝之腹中原既割據為偽齊西蜀復幾

陷于胡虜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國家之難繫之存亡何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土地日削形勢日卑于天下無三分之一其地狹一也地傾而人衆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貧二也其土薄而不厚其水清而不深無興王之氣非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雖陛下謙德自保全于吳至仁不爭天下而百萬之師坐糜廩祿一歲之間國用不貲設有旱乾水溢之年將如之何又况土地日削財賦日少則何以給士卒之費乎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期危亡有兆何則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如金人之來其居不以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且如劉豫以臣竊國用虜僭君素無人望唯詐多詐謀彼以一旅之衆當孤危之時不一平之設有大于

劉豫復據一方將何以處之嗚呼晉室之亂起于元海繼踵僭竊終不能平沒晉之世不復故疆今劉豫恃金人之勢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與我聖宗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若以利害痛誘金人進屯淮右雖不交兵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將何所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昔羊祐有言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我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今陛下國勢如彼之危不毅然舉兵以決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大禍將至臣嘗譬之病者沉疴積月而藥石自起服之溫則疑其實服之涼則疑其虛雖有醫功議論不同處之無斷既惑藥石遷延歲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彌篤逮至膏肓醫所不及臣以謂今日時勢存亡顯著事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不知何時而可

也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今天下之人皆知以不戰為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則不戰為善臣竊謂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之衆昔王莽非不衆也以符堅之強王莽之衆光武東晉避之可也不戰可也唯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為死戰却敵之計是以成功臣竊觀自喪亂之後未嘗接戰設或遇敵非因戰敗多由潰散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人自服不亦難乎又况皮幣不足塞其貪事之以皮幣則不得免馬犬馬不足以充其欲事之以犬馬則不得免馬金玉不足以厭其求事之以金玉則不得免馬和議不足以必其信求之以和議則不得免馬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將以并其土地也將以危其社稷也臣

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鼎足分裂于賊臣國勢受制于胡虜雖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業回首中原神人共怒尚宜力謀克復以雪大耻况彼吞併之萌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哉臣聞金人以劉豫為所愛以中原為謀臣願先奪其所愛伐其所謀彼必氣驚胆喪萬一舊惡不悛長駟復來候其深入誓師血戰痛掃醜類彼必蹈符堅之覆車而陛下享光武之中興矣昔晉室之強取吳之弱易于反掌議論異同至于數載設非羊祜謀之于前而張華杜預贊之于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少而樂因循者多也臣嘗聞否終則傾物極必反昔光武以數千之衆當王莽百萬之師謝玄以七萬之卒追符堅九十七萬之衆強弱固不等矣衆寡固

不敵矣卒能敗王莽之衆劔符堅之師者無他正如兵法所謂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者也金人無王莽符堅之衆而陛下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否終喪亂危于光武東晉之時不一大舉其將焉恃又况金人不能自却劉豫不能自滅國論未能會同將帥未盡樂戰唯陛下有宗廟社稷之重繼統承休之託上則有君父戴天之仇下有黔首塗炭之厄利害繫于陛下一人臣前書論馮道杜充詳矣伏望應天順時恭行天罰願宸衷之獨斷無禁室于道謀嗚呼二聖蒙塵于沙漠豈不朝思暮望望陛下復中原而為歸期宗廟遷移于亂臣豈不幽思冥怨望陛下復中原以歸祭掃陛下幽明有此責望豈可安于東南而不為克復計也臣固知陛下天姿純孝懷思二聖屢軫聖憂朔望遙瞻愁慘

天地蓋亦忍耻含羞以圖後效雖天聰之屢決衆議之不同致使稽遲歲月坐待危亡臣竊觀陛下下求言之詔開忠謹之路可謂有意于中興矣言之悖謬者無罪言之切當者有賞可謂有意于聽納矣今雖賞可采之言未見行可采之事豈左右之臣以謂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執一偏之見而惑陛下之英斷歟不然何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也今臣所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議者以臣狂妄沮惑聖斷伏願贈臣之心以謝不忠之臣臣竊觀回祿之禍歲歲為災雖生靈之可傷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道幽遠人所難測而臣臆說敢試明之夫火生于寅其旺于午宋火德也駐驛南方正當旺地故其患不在于朝廷而其災常及于百姓今上無象變火災屢焚豈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其屢禍

百姓以為警戒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念生民之無辜知火德之獨旺整我六師克復神京上則順于天道下則安于百姓則今日之災安知不為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反為生民之福也臣又聞國使之來問好雖迫以臣料之情亦可慮何則金人反覆詭詐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今此之來非國有變故則重有須求臣聞道路之言金國近年自相吞噬夫戎狄之性譬猶犬也居則搖尾相怜食則怒牙相視欲其必爭可試以肉令也子女玉帛當充其圖因此爭鬪亂復何疑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劉豫孤立無救援必藉來使安此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儉為使而李靖因之食其為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禍不可不戒設或無此數謀必將重求割土厚責歲幣強我所難奪我必爭從之

則國削身危違之則起瑕生釁其從與違將何以處臣以此思之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陛下陽諾陰違俟其還報棄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臣竊觀當今天無變象于上人無離心于下或時機不可失陛下不以此時親御六師躬行天罰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以寵將而將不加勸竭廩祿以贍軍而軍不加銳彼敵戰之士一歲驕惰于一歲而懷鄉之卒一年將衆于一年若曰繕甲治兵養銳待時臣未之聞也臣觀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衆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觀其稱呼自相女汝度其權勢必不統一嗚呼食毛踐土莫非王民今不知有陛下但知有將帥者無他良由下權太重而上威不張也平居無常既相爾汝互相招誘認為已軍萬一當敵誰肯相救臣以謂陛下

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兆衆方且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却強敵而取中原乎臣觀今之士卒已無關心其論敵戰必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苦于劉豫思我聖澤猶子懷父大兵臨境彼必倒戈自為攻取有征無戰但當明其政刑戒其士卒弔民伐罪慎無繹騷若京東之民自戰而勝則吾之士卒豈不懷慚自相激勵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薄伐醜虜克復故疆夫何難哉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雖至愚豈無一得古人有負日之暄欲獻于其君者其謀雖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類負暄之獻區區之誠蓋亦可見臣非得已而不得已者况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復何求良由忠唯許圖義在救危止知愛君不知斧鉞之可畏也止知憂國不

顧微軀之存亡也于是嘵嘵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義能為人之所不能為也今臣所陳或有可采願陛下試臣以難萬一忠義之跡言與行違臣甘膏其斧鉞以戒天下狂生臣初非自銜亦非躁進實以國家存亡為憂中原喪亂為念偽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恐如夷齊死于國亡之後無補敗滅故始以天無二日為喻而終以必擒劉豫為請言雖率爾其理甚明伏望陛下聽而納焉天下幸甚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七
炎興下帙五十七

起紹興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己卯盡三月十五日
乙丑

紹興四年正月樞密承旨章誼中書舍人孫近使于金國
二十九日己卯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仲
再上論大臣非辜書 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監
廣州寘口場鹽稅臣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有功之臣五
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
中不失臣主之禮者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
聞之曰善賞哉趙襄子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
敢失禮矣臣讀至此每興嗟而不能自己豈舉世無高

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于朝
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于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
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畫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
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唱惡寶位遷
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
皆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于能赴國難者尤
鮮其人獨一張浚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誠
一發勇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大寶張浚之忠聞于八
荒達于皇天豈特夷狄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
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申蒯陳不占赴莊
公之難不能成幼後世由且義之況于唱天下之大義
立不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貶竊謂張
浚異于高赫遠矣嗟夫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

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
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無羨餘聞利國
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庶潔
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
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于無辜昧左
右之譖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劔數萬之師覆
車陝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飲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
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
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絕忠臣之
路何以言之臣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嫉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私古今皆有且
夫為臺諫者必欲速為輔弼為輔弼者必欲速尊鈞衡
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臺輔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五十七 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有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
馬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
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政臺司之權在同列
必嫉之或有薦擢更易差除在百僚必嫉之若不詳而
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陞之階朋黨不得少固
其位萬一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
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
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
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于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于
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
起之籌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
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復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必有不
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忘其忠設或反間

得行而張浚罷去豈不隳敵人之計乎臣聞齊威前有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為威公諱之
古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
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
起兵三十餘載北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醜類孔
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當百萬犬羊深入重地之師
如石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尚能枝梧數年與之相持及
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張浚之功也若曰失
陝西之地潰五路之兵為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之利致
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帝禍延今日遂使翠華巡
狩于海濱賊臣割據于中土當用事之臣比之張浚罪
杖有差如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設若寘浚于
罪後之有功者欲與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以張浚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五十七 四 蘇志
為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絕君臣之路乎臣竊見
里巷交談人人為浚危之咸曰某黨某人欲有言也張
浚之來章疏列上必于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
陛下雖有襄子之明必不能却如簧之言以保全之若
然則張浚未來則其罪緩張浚既至則其罪速萬一果
如道路之言則張浚罪遂將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
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惡浚即來則議者必曰
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遲遲其行豈非畏人言乎抑
亦自謂無功而歸羞澁其行乎方其未至已有論列其
罪者及其還朝廷罪之何疑臣又臣道道路之言曰非特
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群而攻之必使之罪去而後已嗚
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
而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過而庇之非親故雖有小過

必拒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一身
可痛惜哉嗟乎言張浚之短則易為張浚之事則難若
試以言張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績尤甚于浚矣
臣竊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
浚以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得一賢勝百萬之
師若賢者不容于朝且欲政事修而攘夷狄不亦難乎
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夫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
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今張
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之忠亦至臣恐攻言易入聽
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
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晦其跡實宗廟社
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執位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五十七
則相殊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于浚也今論張浚之身而玷及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于今日必歛怨于他時臣之棄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愧者臣自謂視富貴為甚輕以忠義為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使臣終身不得仕進爾至如張浚復辟之忠今古所難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披肝瀝膽聽之罪之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二月七日丁亥兀朮寇仙人關

十一日辛卯吳玠及兀朮戰于仙人關敗之 兀朮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知長安密使人告于吳玠使早備之玠預為壘于關之旁曰殺金砮是日戰于仙人關下玠命將士更射又以銳兵出其左右凡拒戰

五日金人皆敗初金人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東又以劉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乃退據鳳翔十四日甲午吳玠斬其統制郭震熙河經略使閔師古叛附于劉豫 吳玠自辛卯戰于仙人關兀朮日夜交戰不息統制郭震為兀朮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績甲午玠斬震以徇于衆檄召知金州王彥熙河經略使閔師古來救援彥與師古皆不至師古叛附于劉豫綿威茂川右泉軍安撫使劉豫以兵來援

召趙鼎赴行在

罷都督府 朱勝非方圖進取先議欲取荆襄乃奏上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勵上從之遂罷都督府

張浚至行在 張浚在川中初承召命也王庶以被浚之奏劾落職宮祠復遷通議大夫就委浚差人津遣庶下

峽浚具奏曰臣已被命還朝與王庶偕行庶以疾留而浚乃赴行在既到闕有旨軍馬撥付楊沂中軍心皆不平隨行錢糧置于右藏庫為封樁激賞庫今為左藏庫南庫

三月八日戊午趙鼎叅知政事

十五日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侍御史辛炳言張浚陝西敗事之罪故罷之也紹興四年三月十五日都省札子臣寮上言竊見知樞密院張浚昨被命宣撫川陝等路五年于外誤國非一近有旨召還宣撫職事為浚者義當疾馳赴闕以待罪斥而乃偃蹇自若徘徊鄉里累月不行已而盡掠公私之財選銳兵自衛出蜀至湖湘間安以均給軍需為名獨携所積單騎而先朝廷嘗降指揮令伺候一行官

兵同來復不遵稟令聞已至近邑頗駭眾聽不知浚何施面目敢見陛下也浚以便宜辟置如李允文王以寧傅雱之非其人為湖南北之害浚以私意作威如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無分毫之功有邱山之過雖膏斧鉞未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不自省循每多妄作擅造度牒鑄印記肆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議者為陝右之人無一日不懷歸中國但諸師業已叛浚聞浚還朝恐懼不暇若早正典刑示天下以不復用則陝右地不勞師而自復矣陛下信賞必罰以圖治功浚之罰無可怨者臣愚欲望聖斷特降睿旨重賜黜責以為臣子之戒伏候勅旨貼黃欄臣按謹按浚不臣跋扈之迹初若不甘還朝既而自不皇安乃盡掠四川公私之財藉手為

贖過之計若令復領舊職其計遂行恐非公朝所宜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又臣寮上言嘗聞漢王恢請擊匈奴而以亡矢輕合誅故武帝之威終能遠振四夷唐房琯乞復兩京以喪師陳濤被罪故肅宗之功能再造王室主將以有為于天下非大明黜陟不可也而况因作誤國犯分慢令兼人臣之衆惡非特恢琯一時敗事之比者乎謹按知樞密院事張浚本無才術自任輕儇偶當乏人之際遂叨分閫之權付以便宜使之黜陟而乃不循分守妄自尊大喜怒任意措置垂方生殺廢置不復知有朝廷既失五路又擾四川流毒之餘及于鄰路受命五年喪師失地而歸人臣之罪孰大于此頃者金人犯陝西惟瓌慶帥王似能堅守河西熙河帥張深能殺退金人金人不敢留五路以二人故有精兵浚既至

宜因用之乃反罷張深王似代以趙哲輩將士解體已不為用矣及妄聽間報以為虜衰可取遽為富平之舉卒至覆軍所亡將士金帛糧料不可數計遂失五路及其行法又不當于衆心富平之役惟趙哲在衆人中尚能當前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諸路略不策應浚乃獨誅哲致其徒怨叛後并力攻川口者是也浚初拜曲端為大將端素有望使統衆固宜及為富平之舉端以為未可力爭之浚怒安置恭州及敗宜厚謝端而用之乃信王庶一言委端仇人康隨為夔路提舉保甲兼提刑獄織羅端置獄大暑中熾炭圍之致死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川口公行文檄求端于浚者也趙哲曲端潰卒擁西勁兵力窺川口虜人特因之耳又用趙開營財利刻刮膏脂行榷茶鹽及隔糟酒法苛細特甚

黎庶嗷嗷無所告訴外召賊攻內結人怨四川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赴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如是之專也建炎三年十一月虜人已渡江後滕康劉珏得浚十二月書猶言虜人在雲中今歲定不南來宜慎重勿妄動介候如此踈繆可知荆湖南北宣撫處置使所管地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且便宜朝廷止付之浚豈當復以便宜付他人也上下相付何所不至哉浚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傲然偃蹇浚巡留連移文部吏令計會臨安府葺治府地浚謂樞廷之權為己家物乎浚既被召盡刷四川之物以行科率之擾敷及下戶尚敢託言那輟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

昌禹欲以邀功不知隨軍錢物何所從出哉既罷宣撫處置使而沿路妄有行移至劄下峽州荆南潭筠吉慶袁州興國軍計置箭箚每州二三百萬及令川陝宣撫使計置黃牛角二千對又言已約束諸州如難計置箭箚即具因依回報浚既知其難辦而故為此搔擾其徒欲自市求進不復恤人力之困也賴陛下灼見其姦計置牛角一節更不施行不然虜蠹所及何時而已乎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候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一行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耶自謂罪惡可以計免名位可以力至不畏邦憲不恤人言出入自如何所恃賴陛下從容曲全體貌未寘于法崇天下公議何欲望英斷卑賜竄出以為人臣誤國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

寮上言竊聞知樞密院事張浚將到行在不知陛下遂以樞庭處之邪中外之議有大不然者臣不得不論也浚為黃潛善所知自興元府曹官一二年引為侍從潛善當國一時所引皆陰柔妄庸之人而浚為之公客乃虜人飲馬長江有窺江南意浚欲避禍遠去乃建議出撫川陝悉棟西北精兵自隨歸榮故鄉引一時輕儇諛佞小人如劉子羽程唐佐輩參議軍事以主陝西以私意斬環慶路安撫使趙哲復擢捨舊將曲端獄死由是將士解體潰以降賊而陝西州縣陷殘幾盡赤子肝塗塗地皆浚之為也其後虜騎長驅遂至興元浚懼不知所為遂引兵遠遁而虜亦稍自退歸浚輒妄奏獲捷功狀欺罔朝廷誅求叙歛人不堪命四川騷然怨情刻骨于是悔宣撫之來甚于賊也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

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輒立招賢館有視直龍圖閣之命以孺人封號參議官之妾陛下昨嘗遣中使傳宣撫問浚乃與之功秩以勞其来自古豈有人臣輒加官王人之禮其狂悖甚矣大抵浚本妄庸幸得艱難專制一方志盈氣滿遂欲飛揚跋扈賴陛下聖明辨之不晚亟遣郎官持節召之浚稍知事節當亟交割軍事即日就道而乃偃蹇遷延始則欲候秋涼進發次則欲上冢焚黃又欲候道路無虞然後赴闕公然上章復侮君命聞者無不扼腕既到鼎澧間又擅差撫諭官搔擾州縣又檄剽湖八州軍配出箭箚又令川陝宣撫司計置牛角取媚朝廷始則以輕脫暴姿敗事中則以跋扈偃蹇為物議所不平卒又以諂媚伏望睿慈明察浚罪斷自宸衷乞賜罷黜明正典刑庶幾少慰閩陝橫死之人

少鮮川蜀憤怨之氣亦以為人臣跋扈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寮上言臣近嘗上章論列知樞密院事張浚不
臣跋扈等事皆公議所共憤嫉不平皆浚之辜負陛下
擢用付與之恩略無畏憚一至于此若不明正典刑何
以示臣子之戒臣竊思念宥密之地實掌兵機方今行
朝神武之兵拱衛清蹕無慮十萬餘衆早夜激昂忠義
之氣咸願報國若浚者何施面目敢居其上然而旬日
以來偃然自若人情疑惑豈不搖動臣職在言路尤切
寒心伏望聖斷赫然出臣章疏亟降睿旨重行貶竄少
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幸甚伏候勅旨貼黃稱
訪聞浚所領兵等已至行朝已錄白所奏章疏繳申浚
照會訖伏乞睿察 又臣寮上言臣近嘗論列知樞密
院張浚罪狀至今半月未蒙施行亦偃蹇樞府恃以為

安中外愕然無不驚疑臣已錄白奏狀付本申張浚照
會訖竊以威福者人主之大柄賞罰者天下之公器有
福而無威有賞而無罰是猶天之有春夏而無秋冬也
陛下歷觀古之為人臣有如浚跋扈僭擬者乎有如浚
之專恣誤國者乎有如浚之欺君慢令者乎一犯于此
已不容于公議兼有衆惡其有逃于典刑哉欲望睿斷
檢會臣前奏降付三省早賜降黜施行伏候勅旨三月
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學士右通議
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八

炎興下帙五十八

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丁卯盡四月四日癸未

十七日丁卯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宮觀

臣僚上言竊讀臣寮章疏論列張浚罪狀非一至有跋扈不臣之迹臣愚伏望陛下將所除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指揮特賜寢罷候勅旨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宮觀落資政殿大學士告詞勅授鉞專征宜懋圖功之略喪師失律難逃誤國之刑矧衆積于罪尤致深駭于聞聽大臣乃爾公議謂何張浚早以時才幸蒙器使亟躋榮于仕路遂進長于本兵懼招竊位之譏首建興戎之議旋分權于帥閫 竟西顧之憂乃抗敵于邊隅因以召南侵之

侮輕失五路坐困四川吳兵潰莫收怨結于下始嫁敗
亡之禍斬將及于無辜繼陳克捷之功露章輕以罔上
假便宜行事之執忘人臣無將之嫌省內閣以招賢擬
尚方而刻印敢行赦宥仍擢恩封朕將畧其不貸之愆
以盡曲全之意肆加嚴名輒慢令以辭行仰冀要權猶
括民而求媚妄作至此夫誰可欺俾遂釋于樞機且務
全于體貌彈章洊至寵典難私其鑄秘殿之華往即真
祠之逸昔高宗鬼方之伐戒勿用于小人而王恢馬邑
之謀罪必加于我首今朕為汝特屈常刑尚復寬息無
忘省咎可落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宮祠 尚書省劄子
臣僚上言竊聞近者三省初降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續有旨落職依舊
宮觀外廷傳播咸未厭服蓋人君所倚以為輕重者大

臣也百官所視以為表儀者大臣也大臣而有不臣之
迹豈以無訓迪在位百執而于堂陛之嚴尤不可不戒
也况今日艱危之時乎臣嘗謂君臣之道施報而已使
臣以禮者君之所以施也事君以忠者臣之所當報也
施而不報是不忠也臣而不忠是不臣也况為大臣乎
陛下擢浚而不次用之付與之權幾半天下施人之禮
可謂厚矣浚之敗事誤國報稱蔑然浚若知有朝廷則
必畏懼循省求為補過之寔乃復跋扈見于不臣之迹
日甚一日前此啣冤抱恨投匭于陛下之前者無慮數
千萬言皆陛下所詳知臣固不忍言之也為大臣而不
知有朝廷其不臣莫大焉臣以為浚至國門之外必俯
伏待罪豈有面目敢覲清光不謂其狠傲不恤僣蹇自
如遂安厥位逮臣與常同錄白章疏以示之後方具請

而不甘聽朝廷行遣指揮忿然即行觀其造朝尚敢如此陛下雖容恕公議之所不容也公議可畏臣其可已也陛下方開公道以明賞罰若浚之臣不竄之嶺表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動人心者為害非一臣愚欲望聖斷早賜睿旨施行伏候勅旨臣僚上言臣嘗觀舜去四凶而共工驩兜三苗曰流之放之竄之而已至鯀則曰殛之蓋鯀平水土九載績用弗成誤及天下非若共工之象恭驩兜之朋黨三苗之饗饗而已其罪所以獨重也恭惟國家渡江已來雖為削弱然秦根本地尚存也陛下付張浚樞柄之重假以便宜之權自關以外使浚專之其委寄之意豈特使浚保守川陝而已哉蓋欲壯根本之勢漸圖經制兩河以復中原也浚既不能謹守尚存之地乃舉三十萬之衆一

旦委之敵國盡失五路遂使虜騎乘勝長駢侵犯川蜀浚方引兵退處安穩之地殘虐四川為刺膚推髓之橫歛受命五年所失土地人民甲兵財物不知幾百萬豈特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乎浚之一身何足以謝川陝生靈哉若其輕率妄作僭傲不恭之事則臣前章已具奏陳更不煩瀆聖聰自陛下灼知其罪命使代之名浚還朝天下孰不企望公朝正典刑投之四裔以禦魍魎今尚祠館優秩安居便地誠未足以服公論欲望睿斷不疑謫浚散官竄之嶺表以為誤國之戒以慰天下之望伏候勅旨貼黃稱契勘昨來虜騎渡江滕康劉珪以措置乖方尚猶謫授分司之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珪欲皇上明比照輕重施行

二十一日辛未張浚福州居住仍令本州撥供官田一十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五十八
頃 臣寮上言近者三上章論列張浚敗師誤國不臣跋扈等事陛下罷浚樞密府落浚職名初若欲正浚之罪以示天下而聖慈寬貸聖度包容終屈邦憲未厭公論蓋祿以祠宮處之善地皆非浚所當得者乃復給借官田以繼其富是以賞之臣所未諭也浚之敗師誤國舉五路而棄之雖身膏斧鉞不足以謝富平三十萬之衆浚之不臣跋扈不知有朝廷雖投畀魍魎不足以快忠臣義士之憤若浚之罪無可矜者今繼已廢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夕反側視浚之去留與夫得罪之輕重以為安危則浚之竄殛其可緩耶五路叛師初非得已若正浚之罪則叛卒歸順不約而同四川貧民不堪斂取之酷恨不食其肉若正浚之罪則遠情慰安不戒而享朝廷以浚之所以得罪之因明正典刑以

播告之亟遣虜使懷詔撫諭正今日之事前此浚以還朝為名遲迴逾年竭四川公秘之財給人以歸助行在軍須之費其寔自為身謀厚啖一行官吏士卒以買其情口食犒設賜予之類無藝往亡錢物不明不可稽攷原浚之設心尤可罪也逮茲去位聞有戀亡泣涕唱為不平之語者浚之門下黨與有力焉臣謂祿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撥借官田川陝傳播豈不搖動朝廷播告之意臣愚欲望聖斷早賜睿旨改正施行

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前降借撥官田指揮更不施行

四月一日庚辰朔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 三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近論列知樞密院張浚昨宣撫處置川陝等路喪師失地敗事誤

國已降指揮落職宮祠令于福州居居陛下厚恩特寬典憲臣聞浚所以引叅軍事者皆安庸小人而專橫之甚衆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險佞有以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欲食其肉項者富平之舉諸路帥守多以為未可子羽弗思虜人詭詐不測輕聽間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非趙哲為不用命已斬哲浚知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為復欲斬慕洎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亡恐懼相率叛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庶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潛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必殺而後已誘虜人併力以攻遂破

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為宣撫使子羽乃于浚求宣撫判官陽奪二封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施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餒敢不稟承浚亦為其所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子羽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即出邇于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為人臣偃蹇不恭慢侮如有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早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心取進止

四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又臣寮上言臣聞惟辟作威所以御世若其施之或輕或重失其當則不足以為御世之術必考核其寔質諸典刑叅合公論厭服人心然後為稱故其

威罰之行足以使人震恐莫不懲革當順之時四罪而天下咸服蓋出于此臣竊見頃年張浚宣撫川陝而幕府用事所言皆聽莫如子羽一介小人愚魯無識輕舉喪敗師徒十萬餘衆其罪一也陰懷私怨力阻曲端出奇之策妨功害能掩蔽趙哲鏖戰之勲恥已謀之貽敗規移咎于他人既斬趙哲復害曲端冤陷二人一方怨怒其罪二也妄殺二將已失人心仍肆詭誣淫刑以逞其他將士日虞濫及懷不自安率衆叛去致使我師携貳賊勢日張全陝之境不復能保其罪三也子羽被旨召赴行在不奉君命徑歸鄉里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其罪四也夫秦蜀禍敗不可勝言推所自于子羽寔為之首今因臣寮論列止于落職宮祠揆

之典憲是為失刑士論人心皆未允愜伏望聖慈特加睿斷盡削子羽官資流竄遐荒以謝一方少伸將士之怨憤况既失之人心以為天下臣子之戒伏候勅旨

四日癸未劉子羽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臣寮

上言伏覩陛下奮發英明嘗改之公論以瀟浚之所行皆屬官劉子羽程唐佐馮康國為之謀康國雖已蒙改罷而子羽尚為寶文閣直學士程唐佐為寶文閣學士知瀘州其罪在康國之上臣豈不論也子羽凶暴殘刻敢于為惡首唱富平之議遂致全秦之失浚殺趙哲曲端謀皆出于子羽端哲既死浚猶出黃榜安慰諸將子羽獨于軍衆之前詈辱蕃將幕洧及曲端部曲張中寧等恐以軍法洧等不堪愧忿遂降偽境子羽在浚幕中最為橫恣雖浚凶焰亦畏其扶持莫敢誰何川陝之人

切齒恨怨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朝廷乃遣其婿捆載順流而下及被召命乘舟出峽又携厚貲與姬妾數人先歸福建安居數日聞浚至撫州自鄰境來迎于路已而復歸至今不至行在人臣而敢慢不恭如此迹其用心視朝廷為何如哉唐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大聖中乞怜于貫之門媪因得見于庭方貫與杓子坐于其側飲以卮酒若飼奴僕然唐佐不恥也因獻渾金佛羅漢像一堂得成成都府路提舉茶馬唐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劄第于貫之宅前盡取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之唐佐為製錦綉帶幕地衣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為壽而獻焉凡此所費悉出于茶馬司侵盜之弊寔自唐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為幕官同

惡相濟遂致誤國今罪狀敗露猶為瀘帥輕率生事豈不致寇浚之處唐佐唐佐之自處則善矣奈朝廷何奈生靈何二人之罪狼藉寔盈若常法止從褫職與罷恐不足以為小人之戒欲望英斷特賜貶竄施行內子羽比之程唐佐其罪尤重陛下寬仁縱不欲明賜誅夷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天下幸甚

四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劉子羽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張栻為公墓誌曰太上皇帝即位二年張忠獻公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叅議軍事公雅志欲圖虜念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後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會聞虜窺江淮議為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

公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騎直抵秦州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騎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夏始聚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宣撫司徒治閬中公留關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路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飢而興元帥過為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鎮病之張公亟召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乘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絕其禁通高輸粟二鎮乃安公謂虜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是

約二將獨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高平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遂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曰事迫矣當急檄守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且召劉侍御即越境馳一日夜三百里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關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茅蘘之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于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侍郎不然政輩亦棄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等時而簡易

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
關公獨為壁壘于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
至中秋斥堠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
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
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
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及公即代公處頃之
復未有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
官屬爭咎公有為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
皆怒公力為書為張公言某在此虜決不能越無為輕
動搖張公用公言乃定虜遣十五輩賫書與玠來招公
及玠公斬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為我言于爾酋來戰即
來戰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積公悉已徙置
虜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癘

疫且作遂遁去為我師掩擊又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
虜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柵之
虜喪失莫甚于此役方是時虜大酋撒離喝兀朮輩涎
于蜀日夜聚謀其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
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彼被其甲
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為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
張公協心戮力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功感激爭奮卒全
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怙
亂山谷者聞悉捕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
張公已困于諛公亦被罪矣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和
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請修淮漢守備利器械治舟楫
其言甚恚宰相秦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
追復趙督官 告詞曰勅朕惟公道未開私議相勝橫逞

之至非口舌所能爭是非之分及成敗而後定念折衝之故將久稱屈于師言宜復崇階用光幽壤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學通三略智過萬人早持使節之華屢啓戎行之乘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壯士欲言張滕公之不見百身願贖賦黃鳥以增悲其還橫列之名假廉車之重廢幾精爽尚克飲承可特追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張浚奏乞斥遠和議 行狀曰公時已赴福州居住知虜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北虜狀情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懇懇蓋惧朝廷

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覩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覩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虜寔畏之于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輒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于中其勢不兩立必求援于虜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卒多

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于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為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闢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眾謹開具如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統摠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

吳玠克秦鳳隴州

初六日吳玠及兀朮戰于鳳州初七

日玠戰王師皆勝遂敗復秦鳳隴州

吳玠改授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知壽春府羅興以其府叛附于劉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五十八

上

勅諭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九

災興下帙五十九

起紹興四年五月盡七月

五月韓世忠自鎮江府來朝

五日甲寅岳飛克郢州 朱勝非自再為宰相首建議遣

諸大帥分屯淮南等各據要害以經略淮北荆襄又奏

襄陽上游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滅賊而退可

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者乃除岳飛江西舒蘄及

湖北諸州制置使俾自 戰以趨又使淮西軍合勢並

進以犄角之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無所責

任勝非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師當某路一定不復

易皆授廟算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饗

師衆素飽故皆賈勇以進于是朝廷以牛皋習知漢上

地利遂俾從飛飛即辟皋為唐鄧郢安撫使兼知蔡州未至治所番偽皆至戰無虛日朝廷恐皋終困偽他即詔歸行在皋見上因陳偽齊滅亡之兆中原可復之計有進士郭良馬驥姚時行者皆補文資至是飛得皋甚喜大功必成改皋為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中軍統置軍既發飛命不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荆超令降超不從有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中城破必生致劉某既得城超已投崖而死生擒劉某至飛令陵遲斬之

岳飛克襄陽府 偽知襄陽府李成聞已失郢州荆超投崖死乃棄城而去王師遂入襄陽又進復唐州

六月太白晝見熒惑犯南斗

岳飛克隨州 初岳飛命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

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既而糧未盡而城拔悉推其功與憲且曰吾之存心者國事耳功何爭與君子多皋之不伐生執偽知州王嵩送襄陽府陵遲處斬飛取京西數州董先頗有功先以紹興三年來降飛飛用為選鋒軍統制

七月劉光世來朝

吳玠加檢校少保 吳玠進官賞饒風關之功也

御史中丞辛炳出知漳州 辛炳為御史中丞屢言宰執大臣之罪而罷黜之朱夢說見當時尚禽色之樂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而未還中原陷沒而未復萬民塗炭而不安上無良相朝乏賢臣乃貽書于炳責炳不諫炳惶恐袖夢說之書上殿奏陳上不悅時夢說為岳飛軍中幹辦公事乃諭飛罷之飛厚贖夢說而謝遣之炳亦

請外補乃以顯謨閣直學知漳州夢說字肖隱嚴州人
 徽宗時屢獻直言後登進士第累遷泰州軍事推官飛
 聞其賢辟為幹辦公事 中興姓氏錄曰朱夢說字肖
 隱嚴州人博學有為國憂民之心政和間見宮中奢侈
 內侍亂政小人滿朝賢士竄盡乃于五年正月六年九
 月皆上書言天下事七年又上言入仕之源太濁不急
 之務大繁官寺之權太重又曰天下搜採花木制置什
 物京師置局修造又曰諸路漕司無積年之儲常平有
 借支之弊又曰東南困于水潦西北擾于蠻夷州縣廢
 于督責良民弊于敷配又曰陛下累層巒以為麋鹿之
 苑浚汙池以為魚鱉之宅起樓觀以禽獸之籠又曰官
 官委任華重名動四方營起私第強奪民產名園甲第
 雄冠京輦賣官鬻爵貨賂公行又不敢言道路以目蓋

位高而不可抑勢大而不可制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
 問其賢否刑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是非祿養之臣
 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能達乞斬臣頭以
 令于市又上書宰相力言官官之害願力為天子言之
 無恣目前之欲以階後來之禍其大略如此徽宗不悅
 士大夫皆傳其忠後以進士及第靖康初開府儀曹孟
 鉞乞召夢說而用之未之召及至金人陷京師後累遷
 泰州軍事推官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其賢辟為幹
 辦公事隨飛入朝復見時而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
 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良相朝乏賢臣上
 書于御史中丞辛炳責其不諫炳携書奏上下書諭飛
 罷之。

朱夢說進徽宗皇帝時務策一臣聞為武職者必欲適草

莽冒矢石奮不顧身誓以草囊裹尸而後已至于攻城陷陣却敵披堅出萬死一生之誠然後能壯國威立殊勲者何哉蓋忠精之氣副之以勇敢使其有不能自己者矣為文臣者豈其不然乎當其蒙父兄之教考聖賢之書必欲致身于青雲之上佐君澤民使功名垂萬世德澤流後昆而後已及其上不見知于其時豈肯甘心棲之然為窮人與萬物哉而腐哉即欲立一危言効一奇節時之得失為萬乘一言倘蒙省悟則民受其賜或忤聖聰則自陷鼎鑊茲亦士之素志也臣愚雖不能披堅執銳効死于軍前寔欲獻言進策膏身于斧鉞臣雖嘗于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以狂妄之言兩浼聖聽賢矣既蒙陛下赦其狂直不加誅戮而臣尚不知悛改欲觸鱗犯諱者何哉茲亦忠義之氣使

臣不能自己者矣然古今平治之極臣復何言哉而臣竊以謂累崇高者難為力享安榮者易驕陛下既臻平治如此豈易為力哉當少加畏慎而無怠忽可也臣觀今日之失有三太何謂三太曰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官寺之權太盛臣所以持芻蕘之見冀禪聖德之萬一然臣知此言之上獻陛下見怒亦死不見怒亦死陛下見怒臣當死于輦轂之下倘蒙陛下加卹而不見怒臣不死于道路即死于囹圄何則蓋用事之臣必假手于人以他事致之死地而後已蓋欲杜絕後來之言也願陛下備閱而詳之或上忤聖慈先賜誅戮使臣得如漢晁錯王章不死于他人之手免為唐之李世良孟昭圖臣將甘心焉夫將欲任之必有以考之既有以考之必知所以用之既知所以用之然後可以責矣責

之必有功效此任人之要也夫將欲出之當量所以入之既量所以入之必知所以節之既知所以節之然後可以用矣其用必無匱此用財之道也夫將欲愛之必知所以寵之既欲寵之必知所以福之既知所以福之然後可以享富貴矣其富者必長保此馭下之制也夫任人不因其材而責之則敗將及之矣烏乎而勝其任哉用財不量其入而用之則弊將及之矣烏乎而給足哉愛人而寵之不得其制則禍將及之矣烏乎而保其終哉今者入仕之源太濁豈非所謂用人責之不因其方乎不急不之務太繁豈非所謂用財不究其源乎宦寺之權太盛豈非所謂愛人寵之不得其制乎臣觀陛下崇三舍養育人材月書季考鄉舉里選蓋欲責其成材而改其素行使天下之材由學校而興不欲以請謁

之弊得以萌其心奔競之弊得以逞其欲此陛下聖意高遠非淺近者之所可及也而有司不能遵奉陛下養賢之意仕進之源既不考其言行之寔又不詢其鄉曲之譽而願仕之人以科舉之途迂以請托之途捷馳騁乎府寺之庭出入乎王公之第以財獲用者班班可數因賂得官者比比皆是道路之間見盛駟從而馳者其人必庸腰金而騁者其家必富何則蓋輸金買勢而致然也昔有唐張克勤開元間欲以其五品官推與其甥而裴夷直以謂壞有司法啓後來買爵之端不可許嗚呼可謂識大體矣今者以此陳乞欲與無服異姓者又不可勝數而陛下悉賜俞允致四方之人湊于京師者納賄于權門積玉于勢第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私門者無過是也傷風敗俗自是而始陛下曾一念乎又

嘗見縉紳之士競欲取媚于權門之子悉與市廛易古器鬻畫圖得一珍異之玩即減價而求售爭妍而乞憐倘合其意美官要職指日可得儒衣冠而為侯門之僕賣恬不為恥歷台省者以親姻而獲用不問資考之淺深任府守者以貨財而見收不問人材之賢否子姪悉吾侍從英俊沉于下寮古人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今百官不正民奚為而克正哉又曰源清則流長今賢不肖混殺于朝廷之上則入仕之途奚為而克清哉臣嘗言之曰因襲造物收採花石而得官者非無知之豪民即放停之胥吏是等之人誠宜遠逐烏可使廁士大夫之列哉何則畱之又無才能足以備緩急之用去之又

不減國家之員數徒糜爵賞而玷朝官耳然是選也當責之于宰輔之臣何哉蓋天下職在于論相而已為宰

相者宜何如哉當分任郡司統以庶職量才擢用先德後言以上對明天子仰成之德下克承其變調之重然則宰相之職為至重而其所責亦不輕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董正治官蓋謂是也臣謂陛下當責之其專凡立之以其法舉得其人則均受其賞或濫其選則例被其責此唐所謂有不職任舉者正此義也則彼烏敢不崇尚名節抑去浮華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揚名清濁為天下公哉則仕源不澄而自清矣上追唐虞奮庸熙載之美下躡文王多士以寧之風豈不美歟夫不急之務者天下搜採花石四方制置什物京司置局修造是也夫花石愈多什物愈工而愈巧修造愈煩而愈費此不可不知也臣竊聞蘇杭之局悉以罷去臣寔為天下幸甚然伏見水舟起發什物牛馬船載花石道路上

下交錯臣寔有疑焉臣竊謂古之英斷之主勇于所欲而為斷以所欲而去既以彼為非此亦未為是故當一切罷去知惡不能去春秋所以譏之而又况飾宮觀臺巍山簷楹繪以丹青梁棟飾以珠玉費用不貲目擊可見駭後丁匠逃竄無方科責士庶吁嗟道路耗祖宗積累之財殫府庫歷年之蓄陛下豈不為寒心乎古語有之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焉唐魏徵曰功成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以仍舊為德之次則去廣殿處卑宮為德上也可知矣然則堯舜之君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棟椽不琢者豈好甘窮約哉蓋聖人之存心必以天下為懷兆民為念不敢先己之樂而後人之憂不惟下愛民力又將遺子孫于恭儉也雖有九年之水而民無菜色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耳陛下既以堯舜

之道治天下須使典謨訓誥之文播于後世為萬世之聖主焉乎使纖瑕以累聖德哉臣伏聞諸路漕司無積年之儲常平有借支之弊若以今昇平之久士歛于野何施而不可萬一有水旱相仍盜賊竊發陛下將須之民須之國乎臣又聞東南困于水潦西北撓于蠻夷州縣蔽于督責良民弊于敷配如此雖名為比屋可封之俗寔無安堵之民以京師觀之固為家給人足矣若以天下觀之四方之民雖不衣牛馬之衣食犬豕之食然接薪之儲亦幾如也臣又聞淮甸之間流民餓殍尸枕相屬有司畏罪而不敢聞長吏欲賑而無術致陛下仍息惠澤不能遍及萬方良可為長太息也臣雖無雄材以濟時用寔敢以丹言上忤聖意而不避罪也陛下倘若輟後苑拳石苑竹之費下濟于民亦可以日活千萬

矣水之流行灾福所係前年秋水遂致汎漲漂沒廬舍
河流妄行冲敗堤埽上天之意豈無致然乎尚未聞陛
下有罪己之詔去年水復爾暴至不知所從來豈民
之灾運適當時有在天數有不可逃乎豈天意諄之悟
陛下尋聞李綱因言而獲罪張閻緣諫而見黜夫人君
之用人必貴以忠義為先倘或附下罔上則在所不赦
盖欲忠言嘉謨日陳于前繼面折庭諍尚且優容之期
于日聞所未聞也臣嘗聞孟子之書至于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孟子之意雖欲救當時之弊臣
竊以孟子之言為失夫君雖視臣如犬馬臣亦當竭犬
馬之力以報之烏可視之如國人乎臣觀李綱張閻不
欲負陛下平昔眷遇之厚恩欲盡犬馬之報堯舜之聖
而遽負二臣乎又聞陛下累層巒以為麋鹿之苑浚汚

池以為魚鱉之澤構樓觀以禽獸之籠臣恐傷陛下仁
民愛物之美化陛下何不住山川以遊麋鹿因江河以
澤魚鱉廓宇宙以籠禽獸使聖人之德及乎幽深高遠
適唐虞若予之歌追成周行葦之詠豈不盛歟夫致治
之要在乎澄本正末明理安分慎賞罰公賜予振紀綱
定名位雖有巧偽不得肆其姦雖有諂佞不得恣其慾
雖有狂悖不得竊其威雖有權貴不得逞其私如此則
上無凌下之暴下無侵官之僭衆賢和、百姓安協神
人來休祥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

炎興下帙六十

起紹興四年七月盡其月

臣竊見造者官寺之權太盛其非所謂澄本正末明理
安分歟夫本既不澄末將若之何理既不明分將若之
何則侵官陵下之孽漸萌而不可制也然上古設是職
也豈謂是哉陛下必知之矣又安有委之以事任之以
權尊之以師傅之重乎自周而下至于秦漢隋唐守成
之君喜便佞親近習而執政以為君側之人不敢相制
授受之際俯伏聽命而已至于喉舌之命台省之任一
關其手于是乎宋有伊夷齊有易牙秦有趙高漢有張
遜遂至于竊攘威柄傾覆神器夫朝有一臣尚至于此
况師保傅者盈于道路乎專位奪權疇克免哉昔漢文

帝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肯輕授况三公之貴重哉而又委任華重名動四方营造私第強奪民產名園甲第雄冠京輦賣官鬻爵賂公行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盖以位高而不可抑勢大而不可制也在漢唐之季世骨鯁之士交章迭疏力争于朝雖死不顧尚不能奪其權而沮其勢况默之而無敢言者乎傳曰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者言愛人福之而不得其制也夫物禁太盛日盈則昃月盈則虧理之必然也陛下既愛之寵之須使有克終之美無有顛覆之患可也或過分踰量少有罪覺省惧有輟爪窈章車之怒于時雖悔何及又安能保其富貴哉前日何訢之敗乃其驗也臣之此言雖甚狂妄恐亦可以為書紳之戒臣愚以謂入仕之源太濁者盖緣

官寺之權太盛何則入其門者必驟升朝列靡有資限鮮庶寡恥爭競取進矣循常小人棄附疏取附矣致名節之士高飛遠引恥居其列濁如泥者有之如此則仕進之源無時而可清也不急之務太繁者亦緣官寺之權太勝何則領職之官託親近以為威權假出入以為禍福徒知權貨之務歲入千萬殊不知四方府庫日以殫竭止欲求媚聖意輕搖上心今年以何第可修明年以何苑可葺興工重役以春繼秋伐木空山運土塞路農民失業曾不加恤耗國蠹財莫甚于此如此營繕之局愁時可已也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問其賢否刑人以罪而所屬不敢究其是非上忤聖聰而多蒙赦貸下触權貴而禍不旋踵使天下之人惟知官寺之權重而不知天子之道尊傍其門牆而獲其引用者難若登瀛

及其取聖旨獲內降易如反掌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門高而不知九重密勿之禁嚴謂上有明聖之君下有賢能之臣今日諸公皆忠義之士必無異日之患欲為萬世計者安可不思患而預防之古人以謂履霜堅冰至又曰無使滋蔓之難圖也其旨微哉其慮深哉臣復以李唐之事言之其孽起于神龍其釁成于天寶至于代德之後大權一去不可收復于斯之時可不痛哉臣又聞侈心欲萌則忌正人侈心已生則惡直諫自古帝王有此者不惟後時之悔殊不知近君子者雖嚴正可惡然其志則常以天下為己憂近小人者雖柔美可愛然其意則欲以天下為己奉常以天下為己憂者則以勤儉為先欲以天下為己奉者則以驕奢為尚以勤儉為先者易以安其安必久以驕奢為尚者易以敗其

敗必速臣伏聞投論獻書者必于審思諱者然後敢進稍有觸忌諱即寢而不上又不知葯不苦不足以治病言不切不足以正非下情壅遏而不通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祿養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能達是終無可言之時也更相蒙蔽亦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曩者嘗聞蔡條獲諫父之罪臣居草萊之下不知所言者何事臣惟聞古人有言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非又曰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觀蔡條果能以國家之事言之于其父于家則為孝子不可為逆父于國則為忠臣不可為謗君可謂一舉而兩得之矣蔡京之有是子也陛下當慶大臣之有子賜手詔褒美將以後進可也不應嚴賜貶責以沮忠孝昔唐魏徵之孫謨累言朝廷之得失史臣以為有祖風遂有是以似之父美

狄仁傑之孫庶謨封還詔書文宗即面諭之曰後或有事不可以還詔為憚也又狄梁公之後當付家孝不可不茲皆美大臣之有繼也張說乃唐之賢宰相也及其子洎輒以諂敗房琯遂有滅族之歎尋亦見刺于史臣元勳之後克有其子者幾何人哉臣嘗嘆古今無忠義之士見有此等事即競口而非笑焉陛下又從而譴責之使欲言之臣相與語曰蔡京之子尚被薄責我等孤賤少忤聖慈必蒙重戮即競退縮而不敢前矣如此則是鉗天下之口也臣恐國家之利病無自而徧知聖人之聰明無自而朝徹矣陛下聰明仁聖超遠堯舜制事致法欲萃千載之弊當以古為鑑焉虞舜所以明四日達四聰者亦防壅遏之弊也乞檢會臣政和五年正月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所進之書奏賜詳酌或

稍可採遠方之獻一切絕之水土之役無使復興仕進之源嚴賜精選官寺之職立以資限况千載之典陛下一旦皆興復矣其餘制作乞權賜寢罷年歲豐登倉廩充積然後復議寔億兆之幸也倘以狂妄寒生輒敢以亂世之事方今盛明之朝則臣之罪萬死矣亦乞斬臣頭以令于市使抃摧之人相與語曰我等竊弄威福果來天下之言而今而後亦宜少戢雖不能驟奪其權亦足以少沮其勢茲亦助陛下持綱振紀之方一也嗚呼撼翹之木者不量力扑炎之火者必自焚臣非不知今之萬死不可逃臣竊以謂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狂夫之言聖人採焉陛下今日之失台諫之臣知而不言即為罔上不知而不言即為曠職彼乃自持祿養以養專事沉默而不敢言豈陛下務自勝而惡聞過哉臣竊

恐擬議為矜能護失杜絕言路之主不得與堯舜齊駢
並駕臣所以捨一芥草茅之賤命當鼎鑊必死之嚴誅
陛下念臣眷之之意少加聽採則天下幸甚臣無任昧
死臣謹言 上宰相書某聞人之有病以葯為醫國之
有病以言為醫良葯當醫于未病之前苦言不可發于
已危之後某觀今日之病雖未至于膏肓亦不于膚腠
矣閣下國之良醫也某願持砒石為左右之助焉閣下
能聽而納之乎然某亦嘗不避誅戮上為天子言矣或
者謂匹夫之賤欲干人主之知者當以諛言軟語揄揚
聖德歌詠時政假左右之人為之先容然後可以致身
于青雲之上今某無名之士賤不能附權貴敢以逆耳
之言上瀆聖聰于君臣之間是猶一縷之絲引千鈞之
重可謂大不知量也縱累言千萬又安能達九重之深

哉將立見孛戮矣愚殆以謂不然夫古之明盛之朝好
賢善士聞一善固有奏朝而暮召者縱有触犯忌諱不
蒙赦貸罪旋亦旋至安有寢而不報者今日之盛直古
今所無然書三上矣待罪已久竟無一報使狂狷之人
愈生憤懣而不能自己也然區區之意以方今之弊有
三八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官寺之權太盛夫入
仕之源太濁皆緣官寺之權太盛而致然固當以立資
限而澄其弊焉今也既不能達九重之深當其宰相之
賢付天下之望者進其說欲為萬世建治安之策非為
一身而求進也將欲圖天下社稷之利也某竊以謂自
古帝王多恃一己之聰明不為後世子孫之計起苴造
罅言不加恤及其釁成禍至方有後世之悔某雖家貧
急于就養不能徧覽群經然初嘗馳騁乎古今上下粗

歷古人之事愚試言之自三代而下莫盛于漢唐功德之隆者莫先乎武帝光武明皇後世之言亦必以是三君為言也某以為敗漢唐者亦是三君也徒以我之聰明人莫已若駕馭閹宦若身之運臂無適而不隨假以機密漸漬成風致子孫有不可制之勢殊不知釁起于當時也武帝數燕後庭潛遊離館所論奏機事者多以官人主之至元帝之世遂有恭顯之徒蕭周之禍光武起中興之功要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事延平之後委用漸大鄭眾之徒叅謀禁中同惡相濟中外服從搖亂區夏漢亦尋滅唐明皇享昇平之日久財饒志足賞濫委用閹宦若父之愛子無欲而不從委以要職分提禁兵延及肅代專倚捍衛至于天祐大權至不可收復三君產漢唐之禍章々可見矣我可天子聰明仁聖當

遏亂略于將然杜奸邪于未能烏可起苴造罅陷三是君之失哉某以為人才混淆財賦不足緣官寺之權太盛不惟此也又恐有後世難制之勢亦緣今日而起也某所以言尤切々焉夫日奉禁侍以承宣太尉為不足必以師保傳為可守出其門下者以小使臣為可羞必以團練觀察為足意持節傳命恩固主心伸縮有輕重舉動搖山岳其間甚者有挾氣術之野夫談命書之賤士或以伶倫而見收或以談諧而獲用或以花石而得官或以煎茶而被命出則奔馳于馬足之後塵入則俛首于尊俎之前列悉皆橫金衣紫雜處朝端又有能承顏順意奉一時之歡笑者既蒙不次之升擢又獲無窮之賜予論其才能則無有也又無簪纓之後裔桂籍之名儒開口談先王自以身為孔孟語其名節則掃地矣

恚腐身薰子願出其門得預姻婭之列者則舉族相慶
巨鎮雄藩請為其使削百姓之膏血供無厭之湏求奔
走饋獻動以萬計雖身為禁從之貴人名寔出于宦寺
之門下出擁騶從則意氣洋洋入同僕隸則志趨齷齪
竟為鄙佞貪吝之士殊無蹇亡諤亡之節人為之羞已
不知恥如此則仕源不清蓋可見矣夫天下之物取索
有窮內苑之欲追呼不已邇者聞天子矜恤之詔蘇杭
之局恚已罷去可謂愛民之深矣尋又聞局復興其深
知非天子之本情必牽于左右之懇請敗國蠹政莫甚
于此夫修功德市禽鳥採花石徒知九州之珍玩畢集
于內庭殊不知四方庫藏日見殫竭南金和寶惟貴得
而後已豈較數之多寡冰紈霧縠又且索以非時豈顧
民之彫弊土木被丹雘狗馬被文綉及其民卒流亡恬

不加恤月俸節而不返軍儲支而不繼則財賦不足亦
可見矣夫朝廷所以為朝廷者綱紀而已曷為綱紀不
過慎名器公賜予威不上屈勢不下遷耳人之所以為
人者名節而已曷為名節不過嚴分守重進退志獲時
伸道不勢屈耳朝無紀綱則易以危人無名節則難以
立今之賜予出于私其如紀綱何引用非其人其如名
節何且人所畏者罪與死也人所欲者富與貴也某觀
今日之罪與死為易得富與貴為難求何則官者用事
各立黨類忤其意者言出而禍從出其門者職遷而官
驟其易得難求之勢昭然見矣罪與死雖易得在愚之
所不畏富與貴難求在愚之所不為其安能默之無
言乎閣下天子之望也日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民有
疾苦賴公救之綱紀不修望公提之百官不正望公薰

之雨暘愆期望公調之夫富國安民量才任職者宰相之事也入以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人臣之節也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其位則當死其官未得其位則當修其辭以明道我將以明道也閣下其如何哉倘上以社稷為念下以百姓為憂諸力為天子言之當以漢唐為鑑無恣目前之欲儲後來之禍故當杜于未萌不可協于已兆或恐矯君之過傷堯舜都俞之好不欲面折廷爭亦乞徵某之書以進之天子使嚴誅戮身雖死而名不滅又聞龍威車騎私出韓愈以謂馳車騎于巖嶮之地驟龍騏于大壑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軍凡庶爭路天下其危乎遂忘禁從之貴進切直之諫某布衣待罪于東上閣門而終不加罪今天子聰明仁聖既有漢唐之過閣下之賢又非韓愈之可侔得君之深又非韓愈

之可比倘或專事沉默而不言又不能徵某之書以進之于天子則將焉用彼相矣可謂上塞而下聾耳其如天下社稷何閣下曾不聞魏元忠之于唐亦一賢也晚節畏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楚客以布衣之賤拾當時之失以激其志言終不聽而名隨節喪卒為萬世之罪人良可惜也願閣下無繼元忠之失不以貧賤而棄其言不惟今日之幸亦萬世之幸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六十

八

勅諭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一

交興下帙六十一

起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庚寅盡九月十九日乙丑

八月三日戊寅趙鼎知樞密事川陝宣撫處置使

趙鼎為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當時獻言者謂得秦乃

可以制中原朝廷是之乃命樞臣趙鼎都督川陝荆襄

諸軍事岳飛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朝廷欲

取荆襄議已定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宰相朱勝非授

岳飛以攻取之畫許以建節又戒諸將咸使戮力又飭

飛惟當勞來還定以慰吾民來蘇之望無得屠掠凡得

勝奏捷上言某人收復平定某州不得輒言殺戮飛一

舉復襄陽隨郢之地既班師授飛節旄及諸將受賞有

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與

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

九月十五日辛酉劉豫率北軍南寇 劉豫為詔文多指斥乃遣偽皇子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率衆併金國元帥兵南寇麟與右丞相張昂上書乞據本戶下已耕種熟地項畝為率均出每畝錢壹百五十又在坊郭者以五厘錢營運錢 免行錢上附鄉村田畝均敷豫依其請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川人飛待以為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詔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即遣大節詐偽投豫招成歸國是時劉豫方招接江南衣冠大節遂投劉麟麟投之甚厚授承務郎為皇太子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撫司征擾不已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關則人皆嚮應

既得四川然後發蜀江之舟鼓櫂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喪膽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直擣吳會汝以為如何大節曰其謀非不善但恐南兵扼長江未可渡則我師挫銳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大功可以必成麟不聽大節既得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送大節于行在上令引見大節具以奏聞且請淮南為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郎闔門侯祿候至是偽齊與金人果合兵犯淮甸

二十四日庚午朱勝非罷宰相 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既祥在告上賜親禮曰卿因母祥祭追慕毀塞過傷其氣朕亦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鄂岳相鄧之間緩急不

測幾務隨即應辦豈容留滯自宜來早扶疾之朝兼朕別有所欲面道者未可託于毫楮也勝非惶恐入見六月以霖雨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銷天變復賜親詔卿以靈雨病在農畝乞解機政乃賢相之所為也賢而不用罪在朕躬卿當為朕汲引賢才補苴罅漏以召和氣以慰民望少蔽朕之不德也勿再有陳牽于常禮勝非以獨行當國而倚任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已復以餘服為請者章奏十二上乃許之俟總章禮畢如所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故事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金人與偽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去勝非為宰相也每荐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為賢則用

之賢者論其否則退之初不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聖德事勝非若于榻前辨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為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竦然

岳飛湖北荆襄潭州制置司 朝廷以為王瓊制置元功

遂罷之乃命岳飛為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措置討捕黃誠楊太令程昌禹上流進兵以候師期

十九日乙丑以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王繪討之 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曰建炎以來朝廷遣使金國者皆留而不報紹興戊戌秋虜人遣先奉使王倫歸且道息兵講和之意須大臣往議遂以潘致堯韓肖曾章誼等三人往所議未定紹興甲寅又遣魏良臣王繪副之以行時宰相朱勝非當軸良臣同繪到堂面請

使指云公見上自知又問趙樞密鼎則曰事成不在二公不成亦不在二公上所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疏脫繪艱然私于良臣曰如此則使人並無責任吾輩何幸但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蓋趙禹其初後數日良臣與繪對具奏因請使指上一一訓勅詳盡且願良臣等曰卿等皆朕親擢良臣等曲謝退到都堂見宰執具道宣諭之旨諸公唯唯或曰極是或曰只得如此及聞上宣諭親擢之語朱相曰勝非得旨各具四人姓名上親指二公是出上意繪曰繪輩此行人或以為使路通決無足慮者繪獨憂之非前日之比朱曰何故繪曰前此王倫歸言虜人要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去云虜人欲大臣往故韓胡二樞密往尋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王事故以章尚書孫侍郎往章返還所議

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別無所議虜人每以逗留為言此行逗留之迹明矣今三尺之童皆謂虜人不可知未知廟堂以為如何朱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遽絕使路公意欲如何繪曰欲增歲幣耳趙禹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如何辦繪曰今乞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耶繪曰今虜之所欲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論之歲一千萬較與歲幣孰多今雖增數虜未必受故曰虛數朱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携禮物六分粘罕以下皆有之猶不及虜酋萬一親到虜廷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而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裔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覲已盡

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虜人好賄萬一來館中
須薄賂之物乞更加贈此私覲兩分來即與不來即已
朱曰亦待奏知二公以為是繪論行期朱便令下臨安
府限三日辦集時九月十三日也先是良臣等對繪曾
奏知臣竊知已關偽齊遣臣等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
臣等未行亦是一事欲乞早辦禮物迺往鎮江伺候上
曰大禮後可行是日又于堂中說及故限三日足辦後
得旨今九月十九日朝辭上殿暨對上曰前日賜卿等
馬皆內廐名馬顧繪曰卿必能乘騎顧良臣曰卿大臣
頗習此否臣曰臣雖書生不敢不勉上曰卿等此行竊
不須與虜人計較言語卑辭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
貢不須較更為說宇文虛中又在金國渠有父母日望
渠歸見粘罕可說與及早放還更說襄陽諸軍皆故地

只因李成侵犯不已遂令岳飛收復密院有前後探國
書文字卿等可問朱勝非皆錄取去庶知首尾良臣曰
臣等近間有探報朝廷秘而不言乞聖慈宣諭臣等恐
合預聞上曰止有淮揚舟船來運麥間今春得麥甚多
此不足慮此行甚坦途止是遠涉亦須過為將護卿等
家屬待朕時遣人問詢良臣及繪皆曲謝而退到堂是
日朱相不入已三日押趙樞蓋參胡樞聚堂見良臣等
茶罷起曰所授聖訓趙曰事涉樞密少時閣子中相見
胡離席曰啟樞密莫就此大家商量如何趙不答胡復
向良臣等退繪至客次語良臣曰次第趙樞以不預始
議決不肯預此事良臣曰不然繪曰少間飲罷再來趙
樞決不見吾輩蓋趙禹初時已而果然趙遣直省官傳
語曰以督府事忙請只與參政胡樞密理會繪繪既見

二公亦白探報事繪曰若至鎮江間有警急合與不合申明孟曰豈可不申明自是再至中堂趙必以督府事忙為辭先自預備一劄云某等有使事面稟屢蒙鈞旨只取劄子以涉機密不敢形于執筆既而再到果以事忙只取劄子趙以之送劄子與孟以而後見胡曰行期如何繪曰行期只候朝廷發遣良臣不答徐曰某已朝辭但未得國書不敢徑行孟曰旦夕國書可得是已堂中群稱張俊言已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二十三日堂中見孫近笑而言曰非細非細再添良臣曰幾何孫舉五指于胸前孟聞有大舉意遂作五十萬次日得國書辭會朱相宣旨即發趙已下傳語云事忙不及相見且請保重堂吏云為已與點心終畢去送朱相繪於廊下厲聲曰豈有遣人使不測

之虜臨行不相見之理設如私家只遣一僕幹事臨行亦須叮嚀而後遣堂中皆聞之即日就道至秀州已聞虜騎犯淮南至平江淮省劄作行備泗州申已發解接伴孫少卿十六日至宿州自是兼程前去日被省劄催督至平江府得制置司閱報審問事宜又被省劄連到偽界接伴朝廷令賫執前去于阻節處照驗至常州本州申探報虜騎已在楚州又淮省劄云已劄下淮東安撫司已下官吏皆退堡陰沙承陽官吏已散十月初七日至鎮江韓世忠已駐蹕維揚鎮江沈帥迓于門外舟次排食酒數行沈晦離席問良臣曰侍郎是誰門下人良臣曰援引晦曰為郎是時誰除良臣曰席大光荐對後除晦曰可知是晦亦絕不來相見良臣等因募使臣執祈報信俟報以行乃作稟曰備陳前後朝廷不以禮

遣各指首鼠無敢任國事之意初九日遣書狀官梁植
賁赴都堂其稟目云某等比于九月二十四日恭領國
書當日就道至平江府緣得泗州閔報齊人引伴已至
宿州某即以一行官屬姓名 擔人數回報約十月十
九日過睢界至無錫縣承朝旨催促即倍道星馳十六
日卯時至鎮江府聽得探報并召募使人往軍前事已
逐一公狀申稟不敢繁叙目今韓宣撫大兵已渡江屯
泊淮揚不測接戰然敵人多寡酋長姓名見劉塞去處
探報不一某深欲徑趨軍前而江北官吏四散道路阻
絕亦未知軍馬是何頭項又恐為他盜窺伺如牽駕輟
担兵夫別無支賜激賞未易驅迫使冒不測之地國書
禮物事體非輕萬一或有疎虞使某何以藉手不可不
謹倘如滿致堯時却回行在再降物禮等重有煩費况

今日淮南道路兵馬如此明知其不可前進而往往誠
愚而無知之甚者朝廷舉措恐不當爾繪竊料承楚之
寇若皆齊人必不喜聞和議雖齊人所建和議今來既
乖素望豈復顧使人或謂此賊金人不在其間是大不
然豈有不先關決金人敢擅行舉事之理金人果與同
謀則前所謂和議果安在哉緣累奉朝廷旨揮催促過
界不敢不隨宜措置遂急召募使臣等前去報信雖僕
人回進發若得信之後王師與賊接戰則所約日時與
交割處所定又致參差繪非敢愛身避事使其有益于
國雖蹈萬死亦無足惜若不顧事勢徒委身賊手亦無
所補况繪被命之初乞稟使指蒙僕射相公鈞誨謂事
之成否皆不在二公所以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疎脫
再念此行既無責任在繪固以為幸然恐非朝廷所以

遣使之意在問行期日已聞警報亦嘗稟白參政若未
出疆有警合與不合前去又蒙鈞誨謂豈不申明某至
此偶值軍馬阻絕深恐有誤國事遂如鈞誨節次申明
然連日被受省劄催促令執宿州牒于前路阻節照驗
前去又令淮東安撫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
奉使某殊未曉所以竊謂淮南若有賊馬阻節恐合劄
下本所相度今來節次承受省劄止是催促行程不問
道路通塞合作如何處置却令淮東安撫司召募使臣
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過界其承楚州既有朝廷守
臣在彼何用說諭若有賊馬阻節及承楚州已為盜賊
所據豈可不使其預聞一一况淮東安撫使官吏既散
何從召募某今鎮江詳聞事宜大段緊急決非遣使可
以定議再今和議未定淮境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

無益况臨難解紛萬無此理繪竊有一策輒敢冒進自
古兩國議和皆于勢力相孚不能相下于是講和修睦
之意息兵安平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憚曲意
定和者也澶洲之役規模宏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
銳練兵士氣思奮百倍于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黠虜
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遂使命淹延
歲月墮欲奮之士氣乖歸附之民心中外憤鬱累年于
茲和議未定虜兵已集背天逆理不亡何待竊聞警報
初至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激勵士卒以殄醜虜為期
遂統全軍絕江駐劄淮甸伺便以進其踴躍如赴私仇
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康控扼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
尉提兵迎敵虜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
與應援以逆破賊三不救之說將勇兵奮虜氣自懾更

望朝廷勉勵諸將以安危存亡在此一舉使其率厲士卒爭先鼓勇軍聲既壯國威自立則繪銜命以往宣布威靈庶幾乎其有濟矣苟不出此不度時勢止為退懦之計効尤前轍示之以怯益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興再動社稷貼危萬一虜計以草前日之弊所致按兵不擾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虜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恭惟僕射相公參政樞密盛德重望同寅協恭共輔明天子立圖中興某此行事干國體伏望少垂鈞念若不問事體如何姑使繪冒萬死伸無益之請亦復何辭如繪固不足惜顧一行禮物私覲等方今調發之時亦何忍輕棄繪師行之日屢到都堂竟不蒙與進其所欲稟知者非一無自而達今事迫切不免冒犯威嚴畧叙萬一竊望廟堂不以繪疎遠僭言國事為罪而所陳或有可採乞詳賜酌審其所當然者亟使行之倘使愚者之慮或有一得繪雖赴陽蹈火死無所憾干冒鈞聽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二

交興下帙六十二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十月初十日御前金書牌至令寄留禮物私覲在鎮江府取天長路由陸前去并據鎮江府備准尚書省劄子稱良臣等頭是故作遷延分析住滯因依及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一員專一催促出界即時倉卒治行十一日早方得鎮江府交割禮物私覲了當時沈晦亦是見訪良臣與繪各為輕裝選使臣軍兵十九人至西津渡江是日沈晦方來相別曰二公果去耶繪曰豈可不行晦曰忠義如此固佳只是沒分曉便不佳萬一未至軍前鋒刃之下多少事如何分別繪曰但以死報國他在所不恤及至江口據本處巡檢申風色暴猛渡江不得

繪等只在水府廟以俟日晡風少息遂渡宿瓜州軍營
十二日質明前進至揚子橋道逢韓世忠使臣持牒稱
坐聖旨指揮令遣近上使臣催促出界稱若稍緩罪有
所歸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是亦光華比至淮揚
三遣騎士來促至揚州東北門外見亦選鋒大隊軍前
來某等問之云相公指揮回江頭把隘既入城于譙門
上見世忠留飯云朝廷累有文字催促奉使過界只請
今便行仍將出所受到御前金字牌一面係令韓世忠
將帶軍馬回來鎮江府江口把隘以示良臣因言欲謁
陳桷董皎就食于彼韓世忠差人傳語及送到參辭門
狀即令回去江頭照管舟船恐軍馬爭渡仍令董皎陳
桷發遣使副行了速來江頭韓當食畢差到馬八匹防
護步兵二十八名即時陳桷董皎送繪等出北門繪與

陳桷有舊城門之外駐馬久之以老幼為托桷泣數行
下左右傷怛遂行三里餘見防護兵卒皆羸弱無用遂
呼而語之曰汝輩送我出不得已歸路甚難可自去努
力報國家諸卒泣拜而去止將本所使臣軍兵前去是
夜宿大儀鎮並無居民官吏環坐一空舍下皆乏食聞
鷄鳴鬼嘯不類人境十三日行數里午後見胡騎十人
望見繪等一發叫呼奔馬前來矢下如雨繪謂良臣曰
速令一行人下馬回視墜馬者十四五人矣無敢前來
繪與良臣并執旗人獨前大呼曰不要放箭是來講和
虜人遂斂收弓矢獨一騎前來問你是甚人繪等云皇
帝遣來奉使欲要講和罷兵且各自休息其一騎回復
告之衆乃歡然少頃一人向前來令繪等一齊上馬聯
騎往天長去公路問皇帝在甚處繪等答以在杭州又

問韓家在甚有多少軍馬繪等答在揚州來時却在鎮江云不見得有多少軍馬又問莫是計麼先爾過來待到回來廝打麼繪答云是他兵家講和人怎得知去城六七里有百餘騎擁一老胡皂旂高旌皆全裝老胡容貌秀整乃聶兒字董其下皆稱路次相見與使人相揖所問如初又問少帝幾歲謂淵繪等答曰淵聖皇帝庚辰是三十五歲又問皇帝幾歲答以三十二歲萬戶馬上自屈指數過來軍前時是三十一二恰如也其辭甚溫和遂相引同入奉長軍前譯者言爾門來講和朕好是公事不如一發了却繪等答曰某使人此來專為懇請大國和議若得速了甚幸然若太平不離只在大國一言而已譯者又問皇帝今幾歲繪等答云聖壽三十二歲譯者云向在汴京皇帝來軍前曾相見不知今相

記否譯者又云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詔書并戒石銘皇帝如此愛民甚好又問秦中丞檜在何處繪等答今帶職歸宮觀在温州居住又問聞曾作相否莫是聞得大軍來怕裏軍前去取所以交他去繪等云自前年歸朝廷後實曾作相一年後來堅欲請退遂以宮祠閒居又問繪等韓家有多少軍馬今在何處繪等答云在揚州不知的實數目來時見韓世忠將出皇帝聖旨文字教繪等看已勾回韓世忠令往鎮江府駐劄良臣等親見人馬出揚州東門望瓜州也繪曰侍郎亦不可如此道用兵與講和是自兩事雖指揮勾回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回與未回使人不可得而知又問云却韓世忠却來掩襲我如何某云軍中機事使人緣何得知又云言元帥謂韓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今次

恁大軍馬都是齊鬪作來某云如今舉大兵前來設若欲取江南州縣與他別人却壞了元帥軍馬不曉何苦為他如此萬戶云恰似人家養个父兒却賭錢吃酒待赶了又赶去那裡且只得恁地說道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都在淮南從河界入來曾見一个看如今怎奈何劉麟去裏某等云聞劉齊多是信任李成如李成反覆叛逆之人安可信任譯者云李成是麤人不成人物元帥不喜它到開德府遂奪了馬交行來十四日天欲明譯者令某等出天長南門過城壕于道邊立有馬三百餘騎圍定某等見老幼輜重並出向西去至巳時引某等轉西至河邊令某等下馬前用大斧斫殺三十餘人遂令人拽某等下馬群刀擁于萬戶馬前萬戶憤怒擲去所戴貂帽按劍噴目問某等云爾門來講和

昨日道韓家人已回却因甚使人來奪拆橋某等答以是水寨人不知朝廷遣使之意萬戶遂回顧交引過人來問某等云此是甚人某等認得三人被傷是韓世忠軍下董皎下使臣虞候内一人不識某答云此是韓世忠軍中人萬戶大怒云似恁地時怎生信得你門却是先來稱講和暗地同來算害我其羣胡遂向前舉斧以刃向某等意欲加害其萬戶以鞭揮之遂稍却某等見其意甚怒謂決不免某等厲聲叫呼指天矢曰云使人棄父母棄性命前來只為講和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豈肯教他計謀若不見察願就一死以報國家死無所恨問難往復半時辰來見得某等辭直理順萬戶云教你去元帥處調某等云若得到元帥納了國書便是使人事了然後請死萬戶笑曰大金家沒恁

公事待教一番會漢語番譯又做通事且好坐馬須臾
差到通事蕭大尉防護甲兵二千人遂同行到寶應縣
用一黃河渡船擺渡人馬某等于岸上伺候人馬間見
一人作燕人裝束某等說話云是濟州人姓滿舊在學
校與李鄴極相熟李鄴見在偽齊作右丞某等問茲事
如何答云甚感人又問可知否則搖手元帥接到伴官
蕭團練李少監其等前日進呈欲來相見某等密問得
蕭團練小名福祿李少監名聿興遂與某等相見叙因
使事幸得相見之意李聿興問來議和事某等云此來
為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疋兩
某云見存之地為章誼回日所存之地又問既來講和
却為甚交韓世忠來掩不備侍郎團練是幾日過天長
某等答云十三日到天長李聿興云正是會期全似鄴

食其事某答云此是田廣不察食之罪聿興云何也某
云鄴食其當時以游說正止齊兵韓信從而襲之此來
何嘗止大國之兵又云兵家事先論曲直師直為壯江
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畧定交與大齊後來江南撫自
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正是軍人門放
馬遽然到來却是大齊說到都是某等云經畧卅縣事
前此書中並不曾言及止是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
大國所教如韓世忠掩襲事某等實不預聞聿興云不
知皇帝知與不知某云皇帝不知又云韓世忠是皇帝
所用之將却不得皇帝指揮怎敢動某云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臨機應變闡外皆得而專之又云如此是韓
世忠跋扈萬一和議之後依前生事定又是敗盟約某
等云既是講和之後皇帝必須有約束不起妄動聿興

云江南第一不是處為不合須要量復故地如襄漢州
縣皆是大齊已有之地何令却故岳飛侵奪某等云襄
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為劉豫所用遂來
侵擾是時方遣韓肖胄等奉使大國其時曾約束邊境
不欲深擾自後李成侵擾不已既招誘得安又結揚公
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侵凌不已實恐難
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襄鄧州等故也即非本朝生事
相侵亦須相察聿興云元帥欲要國書看不知可以將
去否某等云不妨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聿興
遂喚幙外趙校尉是付元帥處者譯人將去蕭福祿又問秦中丞
安樂麼此人元在自家軍中然是好人某等答云見作
宮觀差遣不任職事却請俸祿閑居聿興云元如此快
活也又云侍郎團練遠來事要早了時若告它元帥須

似申包胥泣于秦庭下不知如今朝所須底事莫須應
副得麼某云此是國家大事使人豈敢擅決使人止是
將命得導言語而已聿興云故是然江南而今擅占據
淮南州縣本朝大人門是怒某云自来使人往還國書
中兼使人口授並不聞有此議皇帝皆所不知若大國
便加怒便不誤他江南聿興云怎生更待商量復故地
某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為
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
便不成國聿興再三審問某等復深言之某等江南新
州之地皆江海陂澤又無不經殘破却與大齊不同聿
興云大齊雖號大齊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
令無不如意侍郎團練曾見執旂報信張草否某等云
不曾見不知是幾日離軍云十一日某等云是十二日

離揚州以日月考之可見聿興云元帥教將劄子去都
是元帥自道底言語更無文采再三道你我直述着那
言語然有意者來使臣却也敢向前覆事也不可得某
等云一行人莫非忠義奮不顧身之人豈有懼怕者遂
問皇帝在某處某等云駕在臨安府又問臨安府是甚
處某等云便是舊日杭州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
回某等云今去星夜兼程往來不過半月聿興又云大
軍在此還公事懸緊某等云若得元帥早有處分回報
江南使人豈敢稽緩又云昨日書元帥已教番譯做番
書要看次第一兩日相見也二十九日午晚或送馬來
福祿聿興令人傳語請上馬見元帥某等回傳語畢上
馬同行城中屋宇有五七分已上其下並有兵馬并煨
鐵打造軍器河內有糧船百隻並是東京板掛七百料

船牽船人等並裝青號上書青州運糧船戶某人又有
輦運司第十五綱運字少頃引某等至屋下見捷辣廟
坐並用蘆蓆釘壁鋪地左邊用紫衣布遮壁某認得走
毡車子上所用之物傍有四人坐皆衣渾紗短袍裹頭
巾着毬頭鞋右邊有紵然戰袍或着毛衫軍官五十餘
人并有全裝甲士十餘人引某等向前禮畢令譯者問
云皇帝安樂某等對云聖躬萬福又問使旨某等答某
等離江南日奉皇帝指揮令致誠懇請乞早定和議迺
請二聖某星夜前來十月初六日至鎮江府先遣張草
執旂報信數日無音耗某等不敢阻滯又奉皇帝指揮
令寄留禮物私覲在鎮江天長路由陸前來大兵壓境
不知所以得罪之由譯者云更有甚傳語某等云盡在
國書中譯者云國書中事却見了元帥台旨你每所說

待信來又已前數次失信待信不來又怎生全不信得
今次舉兵為生靈不能得定自入境並不曾殺一人房
屋不曾拆着你門都見又呼隨着某等一行使臣近前
聽某等對云大國舉兵若以生靈為意天下幸甚江南
所以再三遣使懇請上國正為生靈不得休息所以再
遣某等前來欲得早定和議且告元帥存趙民社稷
憫恤一方生靈譯者云向時第一番到汴京皇帝同張
邦昌來軍馬為質我曾親自說與皇帝家國不要聽賊
臣言語我道有一喻一似人家蓋一个房子使椽柱瓦
木蓋得是好却須住房子底人做主防水火盜賊若不
會照管便倒塌了此時親自說云皇帝一一聽得却令
趙平仲來劫寨爭不成照損了它人當時便失信如今
言語怎生信得某等云失信之事盡是前朝奸臣誤國

皇帝雖親聞此語是時皇帝上有親王事不在已皇帝
即位以來未嘗棄信于大國譯底云這底只是我怕你
門不知又怕皇帝年高職大後記不得也又問某云元
帥問你當時不是曾隨皇帝來軍前麼某云是時先人
仲通曾充國信副使同沈晦隨從蕭玉出使大國在燕
京死節譯者傳達了捷疎首肯數四譯云我這裏說得
話望你門到皇帝處一一說某等云豈敢違落一字須
一一奏知云某輩皆是皇帝親選差來只是真實所以
遣來懇告況今日既荷大國許和莫非至誠懇請尚恐
不蒙聽從更豈可不任誠信某觀譯者所投言語甚多
所說極少又每人姓并地名只作漢語音料止是譯者
不改至于姓名則不能變矣譯者又云你問說得極是
只是難信某等到軍前已是半月江南日夕望信臣子

心實不違安敢望早定大計使某等歸報江南庶得生靈早有休息之期某云某輩昨敢自為脫身計大抵國家安使人亦安若國家未安一身亦復安往譯者云元帥令你門且歸安下處俟二三日左元帥到來商議了畫定事即交你門去某等此來荷元帥授館種種周備不勝感激惟望早賜台念復命江命遂退聿興云沈元用今在邨不在元用謂沈晦字某等云在又云見在甚處某等云在浙中見任待制聿興云是同年聿興曾在宋朝沈晦第三甲及第後來却再與本朝取應來問某云侍郎是誰榜某云何換榜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出賦題是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某答云此可見大國息兵之意天下幸甚又云這賦題是本朝張炳文侍郎出丞相問見是甚意思左右之事見前漢陸賈傅丞相遂令

人用番書譯過其傳看後大喜遂與張侍郎轉兩官某等復云大國果有意偃兵修文豈惟江南之幸寔天下生靈之福某等以聿興所說遣某等回耗前後反覆遷延不定某等恐誤國事遂以長書獻捷辣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三

交興下帙六十三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謹裁書獻于元帥節下某等竊聞自古帝王不得已而
用兵一本于仁義而已惟仁義之心而行于征伐之際
則堅甲利兵乃非凶氣伐叛服柔乃非危事克致師中
之吉終成保大之功是道也堯舜以是而帝湯武以是
而王自茲以降五伯之事崇尚詐力不仁不義無足言
者恭惟元帥鍾靈嶽瀆孕秀璇璣英勇絕倫智略輻輳
爰整六師征伐四克豐功偉績焜耀鼎彝雖古韓白衛
霍之流方之蔑如也某等不佞比因使命得伏下風得
望履舄欽聞至教且謂大國舉師以仁義為本以生靈
為念故自軍師入境禁屠戮止俘囚樵夫牧兒秋毫無

犯深仁厚德遐邇悅附是宜頻年以來拓地百萬里包
括宇宙勲業隆大超今冠古而無與為比也某等相與
退而嘆詠仰服大國之仁祇誦元帥之德不能已矣輒
敢冒進瞽言伏惟執事留聽竊以大國德澤仁恩丕冒
寰宇凡日用所照舟車所通無不沾丐獨江南僻陋趙
氏社稷與一方生靈未蒙嘉惠殆非篤近舉遠一視同
仁之意頃者伏蒙大國惻然有存撫赦邑之意許通令
命遂蒙丞相都元帥賜以書詞許以立國江南君臣感
服至意誓傳子孫不敢忘德爾後江南已三遣使未獲
成命自章誼輩回即命某等再奉使指于軍前傾布誠
悃欲存守見存之地竭偏方不腆之賦歲歲貢獻以表
事大之禮且冀二聖復還江表輜車在途遽大國舉兵
入境江南上下恍然趨懼以謂方 懇請乃蒙見伐不

審何以得罪而至如此某等不敢退緩輒冒萬死崎嶇
險阻天與之幸早得首達命于麾下過蒙與進不賜擯
絕諄諄誨勅至誠惻怛猶有存亡繼絕之意則江南再
造尚有望焉雖然大軍壓境已復踰月使人達命亦再
浹旬而未知所處豈茲事體大詳慮熟計詢謀僉同而
後報耶抑有鄰國容心于其間必將激怒大國而不欲
終其惠于敝邑此不可得而知也聞劉麟在右元竊以
江南小國越在海隅中間限以齊境凡欲赴訴無路自
達固不若鄰邦密邇上國苟有所言無適不可復望執
事少加察焉抑又聞之古者大國之伐小國也一謂欲
其土地二謂欲其臣服今大國遠勤士馬勞費不貲所
得土地即舉以與人而江南之意誠心思服方且願臣
事而不可得則是二者皆非大國出師之本意而直以

生靈為念則堯舜湯武之用心不過是也某等願早得執事言一歸報江南庶幾速定將見在大軍兵不血刃而坐享成功天下生靈早得太平恩沾四表名垂萬世豈不休哉如其不蒙矜貸含怒震電旌旄所臨如拉朽使趙氏社稷寄托無所一方生靈肝腦塗地致大國恩澤終不被于遐邇即是某等奉使無狀無補國家願先汗斧鉞以報主恩且以為異日奉使之戒某等一介之微被命來使蒙執事假館投粲種種周悉恩遇甚厚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以待命之久君憂臣辱食且不遑是用裂眦瀝血披露懇敢盡布于下于執事進退惟命干犯威震不勝戰恐之至不宣托聿興投之聿興云未得指揮不敢收即令差人去覆郎君聿興云聿興本是密院令使本朝令使皆以進士為之因元帥行軍被差前

去初不與軍中人相識及到此與蕭團練同事此人極篤實可愛遂以至誠相待聿興今來方敢獨自與侍郎團練相見又云自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自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冠制之類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學并本朝十數人相與評議某等問蔡太學見任荅云任乾文閣侍制它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吏近來本朝又在于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于蔡太學云由勝于它汴京宅子又云丞相宇文相公直是歡喜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服支賜宅庫裏都滿也某等云大國丞相豈是知人聿興又云昨日元帥書詞嚙好足見忠孝侍郎儒士團練名家似恁地忠孝必有美事某等云忠孝是臣子各做麼底事某等雖愚昧不敢不勉因叩

問行期何日定又得報聿興曰必非晚也又云元帥性似劈竹將來便回須是分毫不可違不如此定是進兵某等云既是大國許從和議亦須是使江南可以從者若大國故為難從之說則江南何以自處更望少監宛轉相成陰德非細又答云異日自知二十六日拂明謁祿令人傳語某等元帥有指揮令奉使即今起發回去謁祿聿興云等一行起發聿興與某等馬差近聿興密語云侍郎團練即回也如聿興等何時離得塗炭歎息久之某等遂與使臣軍兵引二里餘見捷辣擁二百餘騎前來相迎至路次與某等相見譯者首云江南州郡皆是本朝已經畧了當何故後來擅自占據今大兵已到此却又教韓世忠前來掩襲捉將我人去又却遣使求和意是如何某等答云前來蒙丞相惠書止是說淮

南不得駐屯軍馬即不曾見說占據之事江南遂依稟指揮不敢于淮南屯駐軍馬所以奉承大國之命不敢自違譯者云只此說話便是反覆既是淮南不曾屯駐軍馬却為甚大軍到來韓世忠却在揚州某等答云韓世忠是淮南宣府聞得境上有軍馬是他職事不得不自為備今來既是大國之兵必不敢妄動且使人此來一心只望和議早定如將帥貪功在使人等豈得預知譯者云既欲講和須是至誠不可奸詐若是些小掩襲甚不濟事如欲廝打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好我這裏只用仁義行兵若一面講和又令人來掩不備如此終恐誤事只恐你江南終被將臣誤事如前回大兵到汴京趙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秦檜與張底一一知之若未信時語言問他們又云我此中未曾捉得爾那裏

人並不曾殺爾那裏人捉得我去亦不要殺却兼他
們何罪况大軍不在此某等答云今來大軍壓境更蒙
元帥察察江南別無他意許立和議實為感幸豈肯更
敢虛詐不實及糊亂殺戮譯者又云如國書中說得然
是使人說得亦嚙好只是信憑不得某等答云江南遣
使前來懇大國欲定和議無非出于至誠譯者云我這
裏軍馬爾門想亦見莫只是來窺探虛實否某云大凡
欲探刺虛實皆是國勢相敵未測虛實方遣使探刺今
大國兵威如此自來所知何待探刺而後知也譯者復
云使人所以留滯別無它意但為等候左元帥相見當
面議定方得遣回某等使人來此所賣國書已先納訖
見有上大金皇帝刺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
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留下其餘文字將去物

錄中物不用得如今廝殺後若我門敗得物也做主不
得我門過何去後不知要這些物某等遂止以大金表
授之某等又云元帥遣回使人江南必遣使來乞一期
限譯者云你門自說期限某等云急限半月稍緩二十
日譯者云半月後望再有來使不來亦不妨果有使來
從甚路來某等取元帥指揮譯者云只是從揚州來又
云到江南傳語皇帝相別後嚙是思念冬寒保重某等
再三致謝遂授其左元帥書一封某等當面看過遂辭
而退見馬前一人着褐紵絲戰袍裹頭巾着弓靴鞋疑
是吳蘇問云果然又見一人年約六十餘歲騎馬在棰
辣後問云褐祿云是棰辣兄聿興云適來元帥指揮不
消得前路去遂與某等相別少頃上馬有鐵騎三十餘
人隨後聿興字董送行到鎮江府韓世忠具所以當預

聞者語之當鎮江府差到牽駕人夫即時棄舟離鎮江府二十八日夜至常州見張俊亦以虜中大意告之二十九日夜至許市關張俊艤舟集岸遂往請見舟中坐語甚久亦畧及使指俊云適聞得奉使回遂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如二公到朝廷必自有所處也某見許市巡檢差到人夫即時辭至十二月初一日拂明到平江府外見趙沈胡三人叙別聞趙云且說因甚放過二公來良臣正色曰且容畧叙本末因不顧趙只向沈胡趙乃退步至坐席沈曰大家且坐方點茶皆不語良臣起曰某脫身萬死今欲赴愬于朝廷首先怒丞相良臣顧就都堂請死趙曰恐與不合干預且請叅政樞密請二公閣子中說話繪曰適魏郎中對丞相非敢失禮但容脩訴艱苦且望丞相優容便畢其說趙曰

某知他吃了人多少言語正所謂唾其面使自乾適來無如二公勞苦不待言而自知所以如此問者欲速知事之要領耳其辭少和乃問曲折看國書而退後省諸使從官傳語請相見遂見時王居正唐輝孫近劉本在焉良臣復厲聲曰某所以奮不顧身止念在廷臣寮皆有父母妻子獨主上孤立于此如朝廷得良臣輩豈能使人因大慟衆皆愕然且曰良臣必泣訴于上前遂退因見吏部汪思溫王純度李元倫金部吳并皆良臣同舍繪亦吳并舊同官衆問虜兵多少據所不及二萬人據劉探及處人說四路有人每路十萬然皆不曾見時良臣怒情未已汪思溫曰不須如此良臣曰某見公非竊干其氣是日午刻有旨召對內殿上問勞聖語溫厚臣某皆至感涕上問過界事皆如語錄對上委曲問賊

勢繪曰臣所見自天長至辰州揅辣大寨五寨共有二萬人或云三太子四太子劉麟四頭項臣皆不曾親見有戰艦二百餘隻大小不一人亦不甚精銳臣聞漢高祖怒韓王信反欲與匈奴共擊之前後遣使十餘輩皆以謂可擊繼遣姜敬敬獨以謂不可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往見羸瘠老弱此必見短伏兵以爭利愚謂不可擊乃械繫姜敬往卒困于平城臣願陛下勿輕此賊臣又聞張儀以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臣不敢為此惟聖主審度事情因時制宜可保萬全上曰卿所論極是卿等見揅辣狀貌如何良臣曰臣等素不識之其身長大面微赤色如患風疾臣等初見之首言京城下曾侍陛下言以蓋房屋為喻上愕然曰尚能記此說是

日自泛索後對曰入出堂中再召與沈大櫃上相見問勞甚厚蓋有從官言使人遠歸朝廷如此相待後來可使人遂有是禮某疾作翼日下休致狀繼而堂中請良臣問四路之數良臣曰却是副使曾與吳并說若所聞審的當預奏知豈敢白不知朝廷吳并王純等以說諸使人于趙不兩月三人同日告殂疾證若一好事者或以為報應某得制狀先歸告良臣陛下對時聖語如此是未見宰執之語次日諸公對事必不然宜速為去就良臣曰某已訖從便繼而韓世忠遣據寨官張杞往軍前下文字回遷察使歲暮虜退言章論列馬承家并及魏良臣皆罷又論不渡江人追減恩例并所得恩澤亦有言章皆言緣趙鼎初不主和議適副使歸日趙已當軸某既乞休致而良臣亦乞宮祠而歸其後詳悉更不

錄馬繪父仲通宣和間蔡攸為宣撫使副日有書言十不可今附于後云 五月二十五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廉訪走馬公事王仲通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領院少師相公間北狄為中原患久矣其威哀強弱未始有常其俗以畜養為業隨逐水草習于攻戰此天性也中國所以制戎狄者非長遠討擣其巢穴而後為功也倘吾之邊疆以禦之而已故甲兵不可不完城邑不可不固糧食不可不充如朝廷前後戒飭邊臣講畫武備常若寇至可謂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禦寇之方無善如此某伏覩聖命樞近大臣及起發諸路兵馬徑趨河北某嘗聞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故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某雖不知朝廷深謀秘計觀桓公謀伐莒之事可以意得萬一無事則幸

矣如或別有措置有不可者十竊以承平之日久為極盛之時天子方垂衣拱手享四海之福如覆盂之安萬方無事豈不美歟師旅一動則有北顧之憂處安慮危得不慎之一不可也石晉割十六州以事狄人而周世宗尤能不血及而定三關况主上睿謀神武王師所向無不克捷今兩朝通和師出無名二不可也女真遠夷長戰與北虜用兵侵奪郡邑凡二十餘州又欲取漢故地獻納朝廷苟使力能平蕩亦異時復與女真為敵國矣是滅一夷狄且無百年誓約可守能必其衆不犯我哉三不可也北界種類多矣如契丹異人渤海其地皆不毛雖籍漢人土壤為衣食種養之源一旦收之絕其歲賂饑寒可立而待彼當必爭致用兵不已天下騷動四不可也北道數千里無險要可恃皆平原曠野用衆

之地寡固不可以敵衆今逐路戰兵各不過數萬人彼若傾國應者勝澶淵之役侵耗之患安可忘之五不可也當熙豐之朝天下豐富府庫餘財貫朽莫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神宗皇帝涵容未與輕舉者欲先靈武以大河為界斷匈奴右臂今靈武尚在西為唇齒之國得不助之乎攻之則理宜必救救之則腹背受敵六不可也夏國多用漢人劉文珪計策常有意深入圖糧持虛以快其欲今以關陝精兵備此則固為可矣于西則大為可慮重此忽彼七不可也衆人曰財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如財不足用以天下之財轉給為不難至以穀粟匱乏豈容倉卒而能就也蓋聞並邊儲蓄不廣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八不可也生齒日繁苦無積穀歲有水旱則流離不可勝計國家發倉廩以賑之乃能以濟

今若小有事宜科配百出使無可辨孰肯束手待法必轉而為寇攘九不可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氏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今幸頻歲豐稔民力當未優裕一有荒歉何以盈寧十不可也某所緣利病灼然惟恐未有人為朝廷言者某久任散守荷國厚恩既有所見默默不言是大不忠也方今領院少師相公為國元老乃心王室天賴明哲康濟生人天下大事無大于此某嘗探衆議出如一口但畏禍莫敢出畏而言某仰恃某官至誠至忠敢罄拙直惟冀高明早為天子熟復開陳苟合帝心天下蒙福忠孝功業燦然光明區區之意實在于此冒瀆尊裁戰慄之至

業重烈也... 萬曆二十九年... 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六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三

三草土里會錄

卷

華志館

